

突厥文苾伽可汗碑譯釋

丹麥 V. Thomsen 譯
韓儒林重譯

儒林案：苾伽可汗碑與闕特勤碑九姓回鶻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同時發見（光緒十五年），此碑與闕特勤碑均在外蒙古噶昆河（Orkhon）及和碩柴達木湖（Koso T'saidam）附近，相距僅一公里，約在北緯四十七度半，英國格林威池（Greenwich）天文台東經一百零二度半。

此碑斷為四塊，碑面亦破損太甚，故其長短大小，已無法測量。碑立於開元二十三年，其製作與闕特勤碑完全相同，惟各邊略大而已。西面為中文，李融撰，見舊唐書一九四，因破損太甚，已不成文；撰人姓名，亦不可辨，僅餘其官銜而已。其他北東南三面西南角棱及西面中文上部，均突厥文。

北面起首八行與闕特勤碑南面起首十一行，完全相同，東面自第三行至第二十四行，除稍為增易數處外，與闕特勤碑東面第一行至第三十行，完全相同。其尤奇者，全碑殆悉為苾伽可汗自述，至南面第十行，忽變為新可汗之辭。

中文部分有 W. P. Wassiljew 之德文譯文，乃根據許景澄校本而成者。其譯文刊於 W. Radloff 之蒙古突厥碑文第一冊第一百七十頁至一百七十四頁。芬蘭京城芬甸學會（Ta Societö finno-ougrienne）出版之噶昆河碑文一書，似亦有譯文。

我國自光緒十九年俄使喀西尼以 W. Radloff 蒙古古物圖譜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後，傳抄之本甚多，其見於著錄者，則有李文田之和林金石錄，刊於靈鷲閣叢書（光緒二十四年？），近年羅振玉以李書僅刊碑文，付梓時主其事者且將校語刪去，乃有和林金石錄校定之作，刊於遼居雜著（民國十八年），惟二書僅錄碑文，應不及沈曾植覆俄使跋文有用，惜沈跋予未之見也。

突厥文部分，至今尚未見有中文譯本。日本白鳥庫吉三十年前曾考釋此碑，惟予僅由王國維譯日人箭內互韃靼考中知之（王忠愍公遺書觀堂譯稿下第十六頁），未見其書，且亦不曉日語也。聞日人秋貞，增村，小野川，藤枝諸人將根據 Radloff, Thomsen, Bang, Maquart, Vam-

Bert 諸人著作，再作突厥碑文之研究，尙未見有著作發表。

予之譯文，係根據一九二四年德人 Hans Heinrich Schader 重譯丹麥 V. Thomsen 之新譯本，間亦參考英人 F. Denison Ross 重譯之文。至此碑之發現及西人研究之經過，可參看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六卷第六期突厥文闕特勤碑譯註序言。

V. Thomsen 之新譯，尙有一導言，亦頗可貴，俟予將外蒙諸碑譯竣出單冊時，當再譯之。

研究外蒙噶昆河突厥文碑，可分二事：一爲突厥文字之研究，一爲碑文所含史事之考釋。關於前者，自 V. Thomsen 創通以來，爲時已三十餘年，研究者亦不下數十家，然據去年（民國二十四年）始出版之俄人 W. Barthold 中央亞細亞突厥史德文譯文（12.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Türken Mittelasiens 此書余已着手翻譯。），W. Barthold 尙謂碑文多處，至今猶聚訟不決，使用 V. Thomsen 之新譯，仍當十分謹慎云（第九頁）。予讀 V. Thomsen, W. Bang, W. Radloff 諸家書，愈覺迷茫，不敢贊一辭。倘讀者不嫌予之重譯，而直接從事於突厥

文，以求原文真象，則此文之收穫已不少矣。

余所從事者，僅爲關於碑文史事之考釋，然亦不敢竊比德人 Fr. Hirth 噶欲谷碑跋（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拉德洛夫蒙古突厥碑文第三冊）也。不過僅就個人所知者，考釋數事於後，聊省讀者翻檢之勞而已。

此文應與拙譯闕特勤碑（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六卷第六期）一文合讀，凡闕特勤碑中已註釋者，本文即不復重出。

碑文譯文

北面

（一）朕從天生象天賢聖（苾伽）突厥可汗業已即位（？）。朕諸弟，諸姪輩，諸甥輩（？），及諸親王，其次朕諸親族及民衆，右部之 Sadapyt 貴人，左部之諸達干及達官（duing）貴人，三十姓【韃靼……？】，九姓回紇之諸貴人及民衆，悉聽朕言。其傾耳諦聽朕言！向東方，向日出之方向，

（二）向南方，向日中之方向，向西方，向日落之方向，向北方，向半夜之方向——在此範圍內之一切民衆，莫不悉用朕命；凡此民衆且已經朕治理就緒，於都斤山之可汗一日不衰落，國家即一日無憂。朕嘗東征至山東平原，幾達海濱；南征至九姓 Erkin（？）

(三) 幾達吐蕃；西征珍珠河外，直抵鐵門；北征至白夷固。朕率領(突厥民衆)，于役諸方。於都斤山無(外族)君長；於都斤山者，乃國家發號施令之地也。朕治此地，與中國民族訂立條約。供給無數金銀粟(?)。

(四) 絲(?)之中國人，言語阿譽，復多財富。彼等迷於溫言及財富，復招引異族與之接近。及遠人與之接近，遂亦習爲奸詐，良善聰明之人，良善勇敢之人，決不受其誘惑，即使有墮落者，而彼等欲將其親族或民族中清醒之人引入左道，

(五) 尤決非易事。噫！吾突厥民衆，其不能自制爲其溫言財富所惑，而淪亡者，何可勝數。吾突厥民衆，汝等若有人言，「吾欲南遷，惟非居(Altai)山，乃入平原耳」。噫！吾突厥民衆，彼惡人者將從而如是煽惑之：「其遠塞者，彼等將予以惡贈品；其近塞者，彼等將予以佳贈品。」彼等如此煽惑之。

(六) 愚人爲此言所動，遂南遷而與之接近，汝輩中在彼淪落者，曷可勝數？「噫！吾突厥民衆，汝如往彼土，汝將淪亡，汝如不離於都斤山，而遣派駝隊，將不受任何窮困。汝如不離於都斤山，噫！吾突厥民衆，汝將永保此國家，永無所苦。當汝飢餓時，汝將不回憶饑足爲何事，及一旦飽餐，將不復有飢餓之思。」

(七) 汝輩不聽可汗之言，逐地遷徙，口受不少困迫窮窘矣。汝輩中之居彼土者，奔走無定，生死莫卜。朕承奉天命，立爲可汗。既爲可汗，乃招集流亡，貧者富之，寡者衆之，朕所言者寧有一語不實乎？

(八) 突厥之貴人及民衆，其諦聽之！噫！吾突厥民衆，汝如何保此國家，朕已記下，汝如何分崩離散，朕亦記下。朕與汝等所

言者，悉記此紀念碑上。汝突厥民族及貴人皆知服從朕命，其用朕命之諸貴人，汝輩豈肯背約乎？

(九) 朕(父可汗)及叔可汗御極後，(曾統治)四方之民族甚多，朕受天命御極之後，所統治之民族(亦甚衆)「……」。朕以親女妻突(騎施)可汗，典禮甚隆。

(十) 朕亦以突(騎施)可汗女嫁吾子，典禮亦甚隆。朕並以(殊)禮下嫁吾幼妹於(黠戛斯?)可汗「……」。朕命(四)方民衆，維持和平，悉垂(首)屈膝。

(十一) (往者)朕之民族，無人見無人聞之民族也，朕受皇天后土之命，率(?)吾民衆，于役諸方，向日出之前方，向日中之右方，向日落之後方，向中夜之左方。朕取其黃金及白銀，絹帛與粟粒(?)，駿馬及牡馬，黑貂(十二)及青栗鼠，悉以予吾突厥民衆，朕遂使吾民衆生活富裕，一無所苦。「……」

(十二) 「……」噫吾突厥民衆，汝若不離汝之可汗，汝之貴人，汝之國土，汝將甚適，

(十四) 汝返家將毫無困苦。「……」朕於中國皇帝處，請(來)藝人。(朕)之請求，未被拒絕(?)。且所遣者，爲其內廷藝人。朕命建一專(美?)祠，內外繪

飾各種(美妙?)圖畫，「……」見「讀?」之者，即可洞曉，流傳至十箭之子孫及屬民。

(十五)紀念碑「……」

東面

(一)朕天所立象天突厥賢聖(苾伽)可汗，此下爲吾辭：當朕父突厥(苾伽)「可汗在位時」，九姓回紇光榮之貴人及民衆，「莫不欣悅滿足」。及先君登遐，「朕遵」突厥皇天「及突厥神聖水土之命」君臨此邦。

(二)朕既受命執政，悲哀垂死之突厥貴人及民衆，莫不欣悅滿足，莫不仰視相慶。朕御極後，爲四方「民族」頒布重要法令甚夥。當上方藍天及下方暗地創出時，人類子孫亦於其間創出矣。

(三)人類子孫之上，吾祖宗土門可汗及室點蜜可汗實爲之長，既爲之長，即治理整頓突厥帝國和制度，世界四方民族皆其敵人，但吾祖一一征服之，令其維持和平，令其垂首屈膝。向東方吾祖移殖其民族於 Qatirgan 山，向西方

(四)直達鐵門，於此二極點間，吾祖統轄之地如此之遠且大，於此遠大地面中，吾先人統轄無君長無種族組織之藍色突厥人。吾先人皆聖賢可汗，英武可汗，其達官亦莫不賢知英武，諸貴人及民族，亦皆親睦和協。因此吾先人君臨此大帝國，君臨此帝國而後定立制度。依其命運之規定，皆一一登遐。

(五)其來親臨葬禮祭弔者，遼遠之 *Boz* 族，中國人吐蕃人，*aPar* (?) *apuru* (?) 黠戛斯，三姓骨利幹，三十姓黠鞞，契丹，*Tabati*，悉自日出之東方來，參與祭弔民族之多如此。吾先人乃如此著名之可汗。先人死後，爲可汗者，爲其弟爲其子；惟弟絕

(六)不類其兄，子亦絕不肖其父；御極者皆愚昧可汗，賤劣可汗，其達官亦莫不愚昧賤劣。因貴人及民衆間之不和，因中國從中施用手段詐術及陰謀，兄弟間彼此傾軋內亂，而使國人及貴人間齟齬，

(七)遂致突厥民族帝國崩潰。其可汗淪亡，其貴族子孫悉成中國奴僕，其清白處女，亦悉降爲婢妾，突厥貴人，棄其突厥名字(或官銜)，而用中國貴人之中國名字，其屈伏臣事於中國天子之下者，

(八)凡五十年。爲中國天子向日出之東方征伐，直至 *Boz* *Boz* *Boz*，西征至「鐵門」，滅其王，摧其權，悉爲中國天子也。但突厥全民衆皆曰：「吾乃自有其國之民族，吾國今安在？我爲誰征伐？」彼等曰：

(九)「我乃自有其可汗之民族，今吾可汗安在？我所臣事之可汗爲誰？」彼等既覺悟，遂起而反抗中國天子。但彼等雖起，却未能自治自理，故旋復失敗。此等衆人不惟不思助吾等，且曰：「吾儕且屠戮突厥人，絕其子孫，」幸皆失敗。

(十)但突厥之上天及突厥神聖水土，却如是作：爲欲不使突厥民族滅絕，而使其復興也，乃起立吾父伊利啞利失可汗及吾母伊利苾伽可汗，且在天頂保佑之。吾父可汗偕十七人出走，當其聞有聲自中國出，在城中者離其城，

(十一)在山上者下其山。當其集合時，有衆七十人，上天予

以勇力，吾父可汗之軍士勇武如狼，其敵人則怯懦如羊。吾父東西奔走，招集散亡，得衆七百人。既得衆七百，依吾祖宗之法，而組織會亡國家失可汗，爲奴爲婢，

(十二) 喪失突厥法制之民族，並從而鼓舞之，彼整頓鐵勒及達頭民衆，並予以保護及設。南方中國人世爲吾敵，北方則巴可汗及九姓回紇，黠戛斯，骨利幹，三十姓鞏，契丹，及Tatari皆爲吾儕之敵人。朕父可汗與此等民族，疆場周旋。彼出征

(十三) 四十七次，身歷二十戰，遵奉上天之意，有國家者取其國家，有可汗者取其可汗。使其敵人維持和平，屈膝垂首，彼於建如此大國，得如是大權後，溘然長逝。朕等立巴可汗爲我父可汗之第一 balbat。當吾父可汗

(十四) 逝世時，朕年方八歲，朕叔可汗繼立。朕叔可汗既立，乃復整理突厥民族，貧者富之，寡者衆之。當吾叔父可汗在位時，朕本人爲達頭族之設。〔當朕〕爲特勤時，始終爲爲叔可汗效勞；遵奉天命。

(十五) 朕十四歲時，被立爲達頭民族之設。朕與吾叔可汗東征至青河 (Yasni Irgiz) 及山東平原，西征至鐵門。吾等征至貪漫山外之黠戛斯地。吾等共出征二十五次，戰爭十三次，有國者則奪其國，有可汗者則擄其可汗，

(十六) 使之屈膝垂首。突騎施可汗，亦屬吾突厥種。因其愚昧及對吾人僞詐故，遂被誅，其達官及貴人亦被誅。十箭之族亦被難。爲使吾祖宗之地不能無主也，吾等整理小民族，〔……〕

(十七) 是拔塞 (Bars) 貴人，吾等予以可汗之號，並以朕妹妻之。但其人虛詐，可汗伏誅，民族亦爲奴婢。爲使貪漫山地方

不能無主，吾等於整頓 巴 及黠戛斯 民族後，出而征服之，但吾人復還其獨立，吾人東徙吾族於 Qadirgan 山之外，而整理之。西徙突厥族

(十八) Kängü-Tarman 而整理之。此時奴亦有奴，婢亦有婢，弟不知其兄，子不知其父，吾等所取得所整頓之國家及權力之大如此。突厥及回紇之貴人及民衆聽之！若非天傾地崩，

(十九) 噫突厥民衆，孰能滅汝國取汝權耶？突厥人！汝震慄，汝反省，汝本身奸詐，對汝賢聖可汗虛僞，反對汝自由獨立之國。身被甲兵之人，何自來而驅散汝等耶？荷戟負戈之人，何自來而虜掠汝等耶？神聖於都斤山之民，出走者實汝本人，汝輩有東去者，

(二十) 有西去者，但在汝等所去之地，所得者不過血流似河，骨積如山而已。汝等之高貴子弟，盡成奴隸，汝等之清白處女，悉成婢妾。吾叔可汗之死，實汝等愚昧僞詐所致也。朕立黠戛斯 可汗爲第一 balbat，天不欲吾突厥人聲名消滅也，乃生吾父可汗，及

(二十一) 母可賀敦，賜朕先君國土之昊天，不欲吾突厥人聲名絕滅也，今復命朕爲可汗。予非昌盛民族之君長；朕之人民腹無食身無衣，實瘠苦孱弱之衆，予與吾弟闕特勤 共商國事，朕不欲(二十二) 先君先叔爲人民所得之聲名消滅也。爲突厥人故，朕夜不寐，晝不安，朕與吾弟闕特勤 及兩設共同擊劃，辛苦幾死。朕如此辛苦，國人始不相水火。朕既立爲可汗，昔日四方流離之人，復歸故土，無馬無衣，奄奄半死。

(二十三) 朕爲復興民族計，乃率大軍出征十二次，北征回紇，東討契丹 及 Tatari 南擾中國，朕親戰〔……〕次，依上天之意，

且因朕有威權，不受命運支配，此垂死之民族，始得因朕死而復生。裸者衣之，貧者富之，

(二四) 寡者衆之。朕使有國有可汗者，優於他族。世界四方諸族，悉得維持和平，解仇結盟，凡此諸族，莫不用命。

朕年十七，出征吐蕃 (Tangut)⁵，平吐蕃人，獲其童幼，家族，馬匹，財物。年十八，征 Alu (意爲七) Cup 及粟特，

(二五) 敗之。中國王都督率五萬人來侵，朕與之戰於 Jduq-bas (『聖泉』或『聖峯』) 聚殲其軍。朕年二十，征朕同族之拔悉蜜及其亦都護 (Iduq-qtu)⁶，爲其不派 (携帶貢品之) 駝隊也，[……]，朕再使其屈服，一同歸順。朕年二十二，出征

(二六) 中國；擊 Čag 將軍及其兵士八萬人⁷，殲其軍。朕年二十六，Čik 與黠戛斯人與吾族爲仇，朕渡劍河 (Kem)⁸ 擊 Čik，戰於 Orpān，敗其軍。Az 人[……]，朕再迫其服從。朕年二十七，出征黠戛斯人。其時冰雪載途，深與長矛等，

(二七) 吾等鑿雪開道，越貪漫山，於黠戛斯人睡夢中掩至。朕與其可汗戰於 Songa (或) 山，誅其可汗而取其國。同年朕復越金山，(Altun-Bergwald)，至多邏斯

川 (Itisch)⁹ 彼岸，征突騎施，朕於突騎施人夢中掩至。突騎施可汗之軍隊如烈火如暴雨；

(二八) 吾等戰於 Bočū，朕誅其可汗葉護及設，平其國。朕年三十，擊五城之地 (Beshbalıq)¹⁰。六戰，「而克之？」，盡殲其軍。在其中爲何人？[……] 前來而呼喚[……]；五城之地由是得救。

(二九) 朕年三十一，歌邏祿與吾人爲仇，斯時彼生活自由，無憂無慮，朕與戰於聖泉 (或『聖峯』) Tamagh，殲歌邏祿人而定之。[朕年三十一，……] 歌邏祿人集合「而來？」，朕敗其軍而殲之。九姓回紇者，吾之同族也。因天地失序及其心

(三十) 生嫉妬故，亦起而作亂。一年之內，朕軍四出。第一次戰於 Toghū-balıq (城)；朕令兵士泗水渡獨洛河 (Toghla)¹¹ 後，朕「敗」其軍而「殲之」。第二次戰於 Andarghu (或 urghu?)，敗其軍而「殲之」。第三次「戰於」Čus-bası。突厥民族騷亂，且近於

(三一) 卑怯，其故爲突進隊而來之敵軍，意在衝散吾軍，朕則悉力驅逐之，多數垂斃者，由是得復生。朕於 Tonga 特勤喪，圍斬同族之同羅 Yilpaghus。第四次

戰於 Azgāndi-qadaz，朕敗其軍而殲之。獲其馬匹及財物以歸。朕年四十，於 Magha. (或 Amga) Gurghan 過冬後，遭遇凶年。春季

(三二) 征回紇；第一軍出征，第二軍留守。回紇遣兵三路，目的在襲擊吾等；彼以爲吾等無馬，且已困憊，故來襲擊。其一軍出掠吾等居處，其他一軍與吾等交戰。吾等人數甚少，且艱苦備嘗，回紇人〔……〕；因上天予吾等勇力，竟得致勝，

(三三) 驅散其人。朕遵奉天命，且因朕在彼略有建樹，〔……〕突厥民族〔……〕。昔者朕成就無多，故突厥民衆死亡淪落。〔突厥〕諸貴人及〔民衆〕，永矢勿忘，希皆知之！朕出征〔……〕回紇民族，

(三四) 朕毀其居處。回紇人來，與九姓韃靼聯合；朕於 Aghu 大戰兩次，摧其軍而平其民。朕有如許建白後，〔朕叔可汗崩(?)〕。朕遵奉〔天〕命，於三十三歲〔……〕可汗

(三五) 復興其民之可汗不忠。上天及神聖水土及〔……〕可汗之幸福，均弗祐之。九姓回紇民衆離其本土，南向中國。〔……〕彼等復〔離〕中國歸還此土¹²。

朕欲整理其衆，朕思〔……〕民族〔……〕

(三六) 不忠，〔因此〕其名聲喪失於中國，朕將於其地被人輕視〔？——或：朕將於其地喪失聲譽？？〕朕既立爲可汗，乃整頓突厥民族〔……〕

(三七) 朕戰於彼處而敗其軍。其中一部分復降，復成一民族，其另一部分則悉死。朕沿娑陵水 (Sai-lāngā)¹³，順流而下〔……〕〔？〕毀其居處。〔……〕回紇之 Altair 東逃，從之者約百人〔……〕。

(三八) 〔……〕突厥民族忍受飢餓，朕調整之，因此朕取此馬。朕年三十四，回紇逃竄，降中國；朕憤然臨陣〔……〕

東面碑文自此行以後，及南面首七行之續文，完全剝蝕，只得從略。

南面

(八) Ogha 將軍率四萬人來，朕與之相遇於 Tūngkat 山，斃其衆三千人〔……〕。

(九) 〔……〕朕長子病死後，乃樹立 Ogha 將軍爲 Balbal。朕爲設十九年，爲可汗而治此國者十九年，〔爲特勤？〕三十一年。

(十)朕給予吾突厥民族財富如是之多。朕父可汗既有如許建白後，於狗年（公元七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崩，猪年（七三五）五月二十七日安葬〔……〕¹⁴

(十一)〔……〕李佺大將軍 (Yisun Tai-Sangün)¹⁵ 偕五百人來；彼等携有香〔……〕金錢無數；携有屍臘(?)而陳列之，携有檀香木〔……〕。

(十二)凡此衆人，皆雉其髮，髻其耳頰¹⁶。彼等携其良馬，黑貂，藍栗鼠無數，一一呈進。

西南角稜

予 Yoligh 特勤撰此突厥苾伽可汗碑文。其〔監督〕建祠，繪畫，雕像諸事者，亦予可汗外甥(?) Yoligh 特勤也。予留此地凡一月零四日，書寫碑文¹⁷ 並監督繪畫及〔建築〕等事。

西面中文碑文之上

曾君臨〔突厥之朕父〕苾伽可汗，〔今已崩殂〕，每際春日，每際〔天〕鼓若……(?)〔鳴響?〕，每際鹿逃山上，朕輒復悲悼。朕曾以可汗〔……〕朕父可汗之碑。

考釋

(一)朕以女妻突騎施可汗

此事亦見於新唐書卷二二五下，舊唐書一九四下。時

突騎施可汗，名蘇祿，本爲突騎施別種車鼻施噶 (Qapıs

Qut)，開元四年（七一六）始自立爲可汗（依資治通鑑二百十

一）。是年北突厥（以其居吾國之北，故吾國史籍稱之曰北突厥，

但西突厥人則稱之曰東突厥，蓋以其居西突厥之東也。可參看噶欲谷碑

第一碑東面第二十八行。北突厥人自稱，似曰藍突厥，參看碑文東面第

四行及闕特勤碑文東面第三行。故西人有以藍突厥稱唐代外蒙突厥人

者。默啜卒，苾伽（唐書作毗伽 今從李鼎所撰中文碑文）可汗

立，時年三十三，見東面碑文第三十四行。

當時用和親政策結蘇祿者，除突厥苾伽可汗外，尙

有唐玄宗及吐蕃贊普棄踏贊(?)。唐玄宗於開元十年

十二月庚子（依資治通鑑二百十二。據二十史朔閏表已在公歷七二

三年正月）立史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嫁蘇祿。史懷道亦作

阿史那懷道，乃武后所册之十姓可汗。

按漢化之異族遵中國制，咸有姓氏，如龜茲人姓白

或帛，疏勒人姓裴等等，世人皆已知之，而突厥人多

姓『史』，似尙少有人注意。此『史』字宜由阿史那阿史德之史字來，故阿史那懷道亦稱史懷道。兩唐書中突厥人以阿史那爲姓者，不可勝數，而僅取一史字爲姓者，若史懷道之子史昕，史思明史朝義父子，史大奈其最著者也。阿史那爲突厥之一部，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關內道突厥州有阿史那州，原注以阿史那部置。至於原文爲何，現在尙未能還原。

與蘇祿和親之吐蕃贊普，應爲金城公主所嫁之棄隸蹄贊，依資治通鑑，此贊普立於長安三年，時年七歲。

蘇祿之死，新舊唐書突厥傳均謂「莫賀達干 (baga

Targan) 勒兵夜攻蘇祿殺之」，舊唐書且繫此事於開元二十六年夏。但據同書卷九玄宗本紀，則繫此事於開元二十七年七月，且謂「北庭都護蓋嘉運以輕騎襲破突騎施於碎葉城 (Tokmak) 殺蘇祿」。司馬君實亦捨本紀而採突厥傳文。但據柏林民族博物館所藏高昌殘碑證之，攻殺蘇祿之役，實有中國人參加。此碑雖已破損，不能成文，然大意尙彷彿可測，碑銘紀念之人，殆即死於是役也，暇當詳爲考釋之。

突騎施爲西突厥十姓部落之一，其版圖如何，殊難

詳言。惟以其在十姓中爲最強，故異國之人，即以突騎施一詞代表西突厥全族，亦頗可能。如近年在新疆發現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回紇文譯本卷五「又支那國者蔑戾車地」一句，回紇文之譯文則爲：「又，桃花石者，蔑戾車 (梵文 Mleccha 此云夷狄) 地，在突厥，突騎施邊外」，甚足令人尋思 (參看德國葛瑪麗小姐之支突傳回紇譯文

Dr. Annamarie von Gabain Die Uigurische Uebersetzung der

Bibliographie Hünar-Tsunngs, I. Bruchstücke des 5. Kapitels, 載於

Sitzungsbericht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35. 據葛小姐序，該傳回紇譯文，現存三處，

法國 Joseph Hackin 有八葉，我國袁復禮先生約有二百四十殘葉，吐

魯蕃商人售給巴黎 (Guimet 博物院一百二十三殘葉。)

(二)朕於中國皇帝處請來藝人

唐玄宗爲苾伽可汗派人治喪之事，應與闕特勤喪相

同，可參看伯希和之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s d'Asie

centrale (見通報 1928-1929 此文馮承鈞氏已譯爲中文名中亞史地譯叢

刊於輔仁學誌三卷一期)，至突厥向中國所遣請葬料之人，則

爲哥利施頡斤。四部叢刊本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十

一勅突厥登利可汗書云：「前哥利施頡斤至，所請葬料，事事不違」，參看下文註十五。

(二)朕天所立象天突厥聖賢可汗

此為登利可汗之徽號，與其父苾伽可汗之徽號「天所生象天突厥賢聖可汗」，僅差一字。V. Thomsen 謂係伊然可汗徽號，蓋根據舊唐書突厥傳。然為苾伽可汗建碑者，實登利可汗，應從通鑑考異據勅登利可汗書改正之說。其徽號原文用拉丁字母音譯為 Tairitæg täridä jaratnis tür(i)k bilgä qaghan，所差異之字，即 jaratnis 也。按此字亦見於十一世紀中葉 Muḥmūd al-Kāṣṣārī 之突厥文字典 (Divān Ingät at Turk)，意為「創造」(據一九二八 C. Brockelmann 本)，故可譯曰「立」也。

(四)當吾父可汗逝世時，朕年八歲。

舊唐書一九四上：「骨咄祿死時，其子尙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為可汗」。骨咄祿死，弟默啜嗣立，乃繼位非篡位，予於考釋突厥闕文特勤碑時，已詳言之，茲不再贅。惟骨咄祿死於何年，新舊唐書均未明言，舊唐書曰「天授中卒」，新唐書二一五上曰「天授初卒」。今依碑文「朕年八歲」之文推算，骨咄祿應死於天授二

年，舊唐書是，新唐書錯。司馬光稽古錄「天授二年秋，突厥可汗骨咄祿死，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溫公必有所本(參看馮譯中亞史地譯叢)。

(五)朕年十七出征吐蕃

是年為唐武后久視元年(公元七百年)，吐蕃器弩悉弄贊普於前年始剷除專國三十餘年之論欽陵親黨，自理國政。

(六)亦都護 Idug-qut

Idug-qut 後代變為 idiqut，元史音譯為亦都護，乃突厥族中君長徽號之一種，意為「神聖幸福」。此徽號第一字之唐代對音，尙未能尋出，第二字為骨咄。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巴爾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元初高昌之畏兀兒，乃公元八百四十年為黠戛斯破滅之回鶻帝國苗裔，其亦都護徽號，當沿自有唐，元朝秘史作亦都兀惕。茲權從元史音譯。

(七)Caḡa 將軍

考苾伽可汗二十二歲為唐中宗神龍元年。舊唐書突厥傳「中宗始即位，入攻鳴沙，於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

忠義與戰不勝，死者幾萬人」。碑文中 *Čaŋs* 將軍，當即此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但同書卷七中宗本紀（神龍二年）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逆擊之，官軍敗績，死者三萬，與碑文所載，相差一年，意者北族擾邊，出沒無常，此役始於景龍元年，而官軍敗績在二年之末歟？又官軍所死人數，唐書突厥傳謂「幾萬人」，本紀謂「三萬」，資治通鑑卷二百零八謂「死者六千餘人」，碑文謂「八萬人」，無一同者。衡以常情，必伽可汗之說，當失之誇。

(八) 劍河 (Ken)

北史突厥傳「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堅昆部落有牢山劍水」唐書卷二百七十七點戛斯傳，「青山之東有水曰劍河，偶艇以渡」。劍河即碑文之 *Ken* 河。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六下吉利吉斯城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條，謂即今葉尼塞河上流，吾國唐努烏梁海境內之烏魯克姆河。突厥文烏魯 *Ulur* 意爲大，克姆即唐代之「劍」元代之「謙」之同音異譯也。

(九) *Irtsch* 河

Irtsch 元代言譯爲也兒的石河，今圖作額爾齊斯河。唐代有無音譯，尙不能知。沙畹西突厥史料（馮譯本頁三十）引西域圖志謂舊唐書一百九十四卷下西突厥傳阿史那賀魯所居之多邏斯川，在西州（吐魯番）直北一千五百里，應爲喀喇額爾齊斯河 *Kara Irtsch*。按今圖喀喇額爾齊斯河導源阿爾泰山，注入齊桑泊，爲導源該泊西北流之額爾齊斯河上流，越金山西征突騎施，依地望言，所渡者似即此河也。

(十) 五城之地 (*bestaiq*)

bestaiq 此云五城，元代言譯爲別失八里。舊唐書地理志（卷四十）金滿條下「流沙州北，前後烏孫部舊地，方五千里，後漢車師後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號五城之地。貞觀十四年平高昌後，置庭州」，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三「莫賀城又東五十里爲濟木薩，西突厥之可汗浮圖城，唐爲庭州金滿縣，又改後庭縣，北庭都護治也。……故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餘里，地曰護堡子破城，有唐金滿縣殘碑」。濟木薩今爲孚遠縣。

(十一) 獨洛河 *Toghla*

獨洛河今名土拉河。北史突厥傳作獨洛水，新唐書

突厥傳及回鶻傳作獨樂水，地理志及薛延陀傳作獨邏水。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一玄宗四年拔曳固襲斬默啜，考異引唐曆又作毒樂河，似均不及虞道園高昌王世勳碑秃忽刺之譯音正確。

(十二)九姓回紇民衆離其本土南向中國「……」彼等復離中國歸還此土。

唐書二百十七上：「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強，取鉄勒故地，故回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度磧徙甘涼間。……」

於是別部移健頡利發與同羅魯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軍北（事在玄宗四年）。伏帝匈死，子承宗立。涼州都督

王君奭誣暴其罪，流死濱州。此時回紇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衆怨共殺君奭（唐書卷一百三十三王君奭傳願

詳），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久之奔突厥」。碑文所言，當指此事。惟第三十八行有「朕年三十四，回紇逃竄，

降中國」之文，苾伽可汗三十四歲，爲開元五年，與唐書所記，相差一年，大概逃竄之事，不止一次。又王君

奭死年，本傳未明言，舊唐書玄宗本紀開元十五年載其被殺於閏九月。然則回紇北歸，當在苾伽可汗四十四歲

後矣。

(十三)娑陵水 Sairanga

Sairanga 今圖作色楞格河。回紇未盛時在突厥之北，（突厥中心爲於都斤山）唐書二百十七上回鶻傳謂其「居娑陵水上」，娑陵水即碑文之 Sairanga。回紇磨延啜碑，即在此水流域之 Orkhon 谷發見。同書卷四十三上地理志關內道回紇州中有仙萼州，仙萼應爲娑陵之異譯，蓋以水爲州名也。同卷賈耽所記入四夷之路，又作仙娥河。

(十四)狗年十月二十六日崩，猪年五月二十七日安葬。

唐書突厥傳：「默棘連（即苾伽可汗）……爲梅錄啜所毒，忍死殺梅錄啜，夷其種，乃卒。」未言死於何

年。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開元二十二年末只言「是歲突厥毗（中文碑文作苾）伽可汗死」而未言死於何月。中文苾

伽可汗碑文第十六行有「……開元二十有二年……震悼……」數字，惜月日剝落。惟資治通鑑繫其死於開元二

十二年十二月，並言「（十二月）庚戌來告喪」。意者溫公亦不知其死亡日期，僅記其事於告喪前歟？

苾伽可汗狗年（開元二十二年甲戌）十月死，猪年（乙亥）

五月始葬者，蓋亦有故。北史突厥傳：「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茂；然後坎而瘞之。」北地天寒，讀此，知其必須待次年五月始能遵祖制卜葬也。

(十五) 李侗大將軍

唐書突厥傳：「帝（唐玄宗）爲發哀，詔宗正李侗弔祭，因立廟。詔史官李融文其碑」。伯希和據唐書卷七七上宗室世系表，考得李侗應即李虎子鄭孝王亮之曾孫「宗正卿侗」（大輿玉）（見馮氏譯證）侗於開元二十二年六月乙未奉命赴嶺南與吐蕃分界立碑（舊唐書卷八），次年二月（見下）復入突厥爲苾伽可汗治喪。唐張九齡曲江集有勅突厥登利可汗書，通鑑考異曾徵引之，茲抄錄于後。

「勅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將逼葬期，崩慕之心，何可堪處！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悼。前哥利施頡斤至，所請葬料，事事不違。所以然者，將答忠孝，故喪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遠。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侗持節弔祭，兼營護葬事。侗宗室之長，信行所推，欲達其情，必重其使，

以將厚意，更敦前約。且以爲保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息兵革者可以訓疆場。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功，因命使官正辭，朕亦親爲篆寫，以固終始，想體至懷。春中尚寒（應爲二月，伯希和據全唐文本，謂在正月，誤。），可汗及平章事並平好安。遣書指不多及。」（四部叢刊本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十一）。

中文苾伽可汗碑第十七行「……制叔父左金吾衛大將軍口口持節弔祭……」所缺二字，當爲「李侗」，又第二十一行「因使侗立象於廟，紀功口石」，均與勅書吻合。

(十六) 斃其耳頰

北史突厥傳「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遠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斃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足証斃面乃突厥之喪儀。向達氏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四十一頁引新唐書承乾傳：「……又好突厥言及所服……承乾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斃面奔馬環臨之」。承乾爲太子，胡鬧若此，宜其後以謀逆廢爲庶人也。

(十七) 書寫碑文

Yoligh特勤所寫之突厥字母，似先流行於劍河（葉尼塞河上流）流域之黠戛斯族中。此種字母直接由何處輸入，刻下尙不能明白。據O. Donner之研究(Sur l'origine de l'alphabet turc du Nord de l'Asie 芬甸學報抽印本 1896)，此種字母係源於較安息(Arsacides)字母更古之一種阿蘭文字(une écriture aranéenne)，在公元後前數世紀，頗流行於中亞，與小亞細亞及美索不達米亞發現 Satrapies 錢上之文字及較晚之埃及草管紙(Papyrus)上之文字，十分相近。突厥字母不連寫，成孤立，每字後用雙點

(:)標明，字母約四十，其表母音者，有四。惟此種表母音之字母不僅常在字之中間省去，且往往字首之母音字母亦略省而不書。寫法係自右向左。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有拓片，可參看也。

北面第一行 buirug 之對音，應為「梅祿」。東面第五行 apurum 一字，據德人 H. H. Schaeder 之考證 (Iranica 1934)，應讀為 Porum。即拂菻也。

民國二十五年雙十節前四日於故都。

新 青 海

第四卷 第九期

「教育專號」

寫在教育專號之前
 青海鄉村小學教育應有之設備與改進……良甫
 青海小學教師之缺點及補救方法……學
 青海中學教育之新途徑……李得賢
 從化學的重要說到青海中等學校對於化學教學上應有之改進……祁世祿 井國品

改進青海女子教育的我見……健雄
 家庭教育的研究……木公
 如何設施青海民衆教育……周發岐
 教育基本原理……馬元德譯
 通訊……蕭維邦
 專載

編輯者 新青海社編輯部
 總發行所 新青海社
 定價 每冊二角 全年二十元
 (內含郵費)

地理教育

第一卷 第八期

十一月一日

中學地理教師應有之認識與準備……胡煥庸
 中國歷代疆域的變遷……張其昀
 中國氣候區域……涂長望
 自然地理概論……胡煥庸
 天氣演變之因素……朱炳海
 參攷資料……嚴德一

本年度高考本國地理試題答案……張其昀
 書報介紹：中國地理學論文索引……王維屏
 國際政治參攷地圖
 論文摘要及索引
 時事輯要……袁著
 讀者論壇

編輯者 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
 定價 每月一冊一角 全年十二元
 二十冊連郵一元

漢百三郡國守相治所考

李子魁

按，白續漢志以下，志州郡者必首列其治所所在之縣，故治所無異議。惟漢書地理志則每一郡國之下，縣名雜出無序，故其治所或不可得而知，或以揣測疑似而多歧說，讀史者憾之。去年李子魁君爲本刊作西漢郡治綜錄，由王先謙漢書補注中錄出諸家之文。以其頗多浮詞，交譚其驤君剪截之。譚君華意考求，裁成定稿，辭寡而事明，雖謝山竹汀無以逾之。易以今題，仍署李作。敬志於斯，藉草讓德。

二十五年九月九日，顏剛記。

京兆尹治長安

左馮翊治長安

右扶風治長安

續廣漢傳：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

景帝紀中元六年注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

百官公卿表注，服虔曰：三輔皆治在長安城中。

三輔黃圖：京兆治所在故城南尙冠里（師古注引在尙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治所在故城內太上皇廟

西南（師古注引在太上皇廟西入）；扶風治所在夕陰街北

弘農郡治弘農

河水注：門水又北逕弘農故城東，漢武帝元鼎四年以故函谷關爲弘農縣，弘農郡治。

河東郡治安邑

地理志：安邑，莽曰河東（按河東郡莽改曰兆隊。莽改郡名以故郡名爲郡所治之縣名，此例甚多）。

涑水注：秦始皇使左更白起取安邑，置河東郡。

太原郡治晉陽

汾水注：太原郡治晉陽城，汾水西逕晉陽城南。

上黨郡治長子

鮑宣傳：宣旣被刑，迺徙之上黨，遂家於長子。

濁漳水注：又東逕長子縣故城南，秦置上黨郡治

此。

河內郡治野王，徙治懷。

地理志：懷，莽曰河內（按河內郡莽改曰後隊）。

沁水注：東逕野王縣故城北，漢高帝元年為殷

國，二年為河內郡，王莽之後隊，縣曰平野矣。

沁水注：又東過懷縣之北，王莽以為河內，故河

內郡治也。

河南郡治洛陽

伍被傳：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周破下潁川

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

南太守獨有維陽耳。

酷吏田延年傳：遷河南太守，……延年母從東海

來，欲從延年臘，到維陽，適見報囚。

東郡治濮陽

翟方進子義傳：徙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

王莽居攝，義心惡之。……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

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舉兵，并東

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

（既破亡）莽下詔曰：迺者反虜劉信翟義逆作亂於

東，……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

濮陽，結姦無鹽，……

瓠子河注：秦始皇徙衛君角于野王，置東郡治濮

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也。

陳留郡治長垣，或曰治陳留。

元和郡縣志八汴州開封：長垣故城在縣北二十

里，漢陳留太守所理。

全上汴州陳留：本漢陳留郡陳留縣地，武帝置陳

留郡。

潁川郡治陽翟

地理志：陽翟，莽曰潁川（按潁川郡莽改曰左隊）。

潁水注：潁水東逕陽翟縣故城北，王隱曰，故潁

川郡治也。

汝南郡治上蔡

汝水經：又東南過汝南上蔡西。注：汝南郡，楚

之別也，漢高祖四年置。

元和志上蔡州：漢立汝南郡，領二十七縣，理平輿。按汝水

注，平輿，東漢汝南郡治，元和志誤。

南陽郡治宛

地理志：宛，莽曰南陽（按南陽郡莽改曰前隊）。

翟方進子義傳：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收縛立，傳送鄧獄，……載環宛市，迺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

清水注：又南逕宛城東，其城故申伯之都，楚文王滅申以為縣也。秦昭襄王使白起為將，伐楚取郢，即以此地為南陽郡，改縣曰宛。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據翟義傳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若南陽太守治宛，則不得言行縣至矣，知宛非太守治也。

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南陽都尉治在鄧，翟義以都尉行太守事，由鄧行縣至宛耳，王說未審。

南郡治江陵

江水注：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郢都，以漢南地，而置南郡焉。後漢景帝以為臨江王榮國，王莽更名郡曰南順，縣曰江陵。

江夏郡治安陸

元和志二十八安州：漢為安陸縣，高帝六年分南

郡置江夏郡於此，領縣二十四。

廬江郡治無考

九江郡治壽春邑

淮南王安傳：元朔五年，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即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按改郡後亦當治壽春）。

地理志，朱贛論風俗：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

五行志下之上：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毀民室殺人。

淮水注：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漢高帝四年為淮南國，孝武元狩六年復為九江焉。

山陽郡治昌邑

地理志：昌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為昌邑國（按，志係昌邑國於昌邑縣下，知縣即國治，改郡後亦當治此）。

濟水注：河水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地理志曰，縣故梁也，漢景帝中六年分梁為山陽國，武帝天漢

四年更爲昌邑國，國除以爲山陽郡。

濟陰郡治定陶

地理志：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濟陰國，宣帝

甘露二年更名定陶（按，濟陰國改曰定陶，知國都在定陶。

改郡後當亦在定陶，本梁王彭越之舊都也）。

濟水注：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故曹國也，漢

宣帝甘露二年更濟陰爲定陶國。

沛郡治相

睢水注：相縣，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爲

泗水郡，漢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

魏郡治鄴

濁漳水注：漢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鄴縣。

鉅鹿郡治鉅鹿

濁漳水注：衡水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鉅鹿郡

治，秦始皇二十五年滅趙以爲鉅鹿郡。

常山郡治元氏

元和志二十一趙州元氏：元氏故城在縣西北十五

里，即漢之舊縣也，兩漢常山太守皆理於此。

清河郡治清陽

地理志：清陽，王都（按，清河爲國時都清陽，改郡後

亦當治此）。

淇水注：清河又東北逕清陽縣故城西，漢高祖置

清河郡，治此。景帝十三年，封皇子乘爲王國。

涿郡治涿

聖水注：涿水又東北逕涿縣故城西，注於桃。應

劭曰，涿郡故燕，漢高帝六年置，其南有涿水，郡

蓋氏焉。

渤海郡治浮陽

舊唐書地理志滄州清池：漢浮陽縣，渤海郡所

治。

平原郡治平原

河水注：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縣故平原郡治

矣，漢高帝六年置。

千乘郡治千乘

河水注：漯水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漢高帝六

年以爲千乘郡。

濟南郡治東平陵

濟水注：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濟南郡治也。

漢文帝十六年置為王國，景帝二年為郡。

泰山郡治奉高

汶水注：奉高縣，漢武帝元封元年立，以奉泰山之祀，泰山郡治也。

齊郡治臨淄

齊悼惠王子傳：吳楚反，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淄數重，無從入。……主父偃因言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

北海郡治無考

東萊郡治掖

元和志十三萊州：漢高帝四年，韓信虜齊王廣，分齊郡置東萊郡，領縣十七，理掖縣。

琅邪郡治琅邪

濰水注：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為郡，城即秦皇之所築也。漢高

帝呂后七年以為王國，文帝三年更名為郡（闕若璩

潛邱劄記：秦始皇即句踐故都為琅邪郡，漢因之。班志於琅邪縣

下注句踐營治此，則琅邪郡治琅邪縣）。

東海郡治郯

沂水注：郯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為郯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

臨淮郡治徐

濟水注：地理志曰，臨淮郡，漢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縣。

會稽郡治吳

朱買臣傳：拜會稽太守，……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到太守舍，……

丹陽郡治宛陵

宋書州郡志：丹陽尹：武帝元封二年為丹陽郡，治今宣城之宛陵。

元和志二十九宣州：漢為丹陽郡，領縣十七，理宛陵。

按，高祖紀六年注引章昭曰：鄣郡，今故鄣縣也。後郡徙丹

陽，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鄆也。據此，鄆郡初改名丹陽，疑當治丹陽，後徙宛陵。

豫章郡治南昌

贛水注：又北逕南昌縣故城西，秦以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陳嬰以爲豫章郡，治此。

桂陽郡治郴

耒水注：郴，舊縣也，桂陽郡治也，漢高帝二年分長沙置。

武陵郡治義陵

元和志三十一黔州：漢改黔中爲武陵郡，移理義陵，即今辰州溆浦縣是。

零陵郡治泉陵

湘水注：營水又西北逕泉陵縣西，零陵郡治。故楚矣，漢武帝元鼎六年分桂陽置。

漢中郡治南鄭，徙治西城。

沔水注：南鄭縣故襄之附庸也，周赧王二年秦惠王置漢中郡。

元和志二十五興元府：漢中郡自漢宋以還，多理南鄭。

閻若璩曰：通鑑胡注謂漢中治西城，誤。徐松新附注地理志集釋：仙人唐公房碑，公房，成固人，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西成即西城，是漢中治始在南鄭，後移西城，胡氏未爲誤。

廣漢郡治廣漢

江水注：高祖六年，分巴蜀置廣漢郡于乘鄉，王莽之就都，縣曰廣信也。

華陽國志：廣漢郡本治繩鄉（按，廣信即漢廣漢，疑廣漢縣治所地名乘鄉。一作繩鄉，續漢書郡國志：廣漢有沈水。乘繩皆沈之音訛）。

蜀郡治成都，武帝時嘗治雒。

循吏文翁傳：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

江水注：又東逕成都縣，縣以漢武帝元鼎二年立。蜀郡初治廣漢之雒縣，後乃徙此（閻若璩據此謂初治雒，元鼎二年始徙成都。按秦蜀郡治成都，漢初因之，文翁傳可証。則治雒蓋武帝一時之改制耳，旋復故。成都先秦舊縣，酈云

元鼎二年始立，尤誤）。

犍爲郡治棘道，昭帝時移治武陽。

西南夷傳：迺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

元和志三十三眉州彭山：本漢武陽縣也，漢昭帝時犍爲郡自犍道移理武陽。

越嶲郡治邛都

西南夷傳：元鼎六年以邛都爲越嶲郡。

若水注：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以爲越嶲郡，治邛都縣，縣故邛都國也。

益州郡治滇池

西南夷傳：莊蹻至滇池，方三百里，……迺以其衆王滇，……元封二年，發巴蜀兵臨滇，滇舉國降，於是以爲益州郡。

溫水注：又西南逕滇池城，元封三年立益州郡，治滇池城。

牂柯郡治故且蘭

西南夷傳：元鼎六年，中郎將郭昌廣引兵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

溫水注：縣水東逕牂柯郡且蘭縣，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也。漢武帝元鼎六年開。

巴郡治江州

揚雄傳：楚漢之興，楊氏遡江上，處巴江州。注，李奇曰：江州，縣名也，巴郡所治也。

江水注：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秦惠王時張儀執其王以歸，而置巴郡焉，治江州。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北府城是也。後乃徙南城。

武都郡治武都

漾水注：漢水又屈逕瞿堆南，……漢武帝元鼎六年開，以爲武都郡。王莽更名樂平郡，縣曰循虜（按，循虜即漢武都，知郡治武都）。

隴西郡治狄道

河水注：濫水又西北逕狄道故城東，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莽更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

金城郡治允吾

河水經：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注，金城郡治也，漢昭帝始元六年置。

天水郡治冀

渭水注：其水北逕冀縣城北，故天水郡治。王莽更名鎮戎，縣曰冀治。

武威郡治武威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注：馬城河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漢武帝太初四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置武威縣，武威郡治。

張掖郡治樂得

舊唐書地理志甘州張掖：漢武開置張掖郡及樂得縣，郡所治也。

酒泉郡治祿福

舊唐書地理志肅州酒泉：漢福祿縣，屬酒泉郡。郡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爲郡名。此月支地，爲匈奴所滅匈奴令休屠昆邪王守之，漢武時昆邪來降，乃置酒泉郡。

敦煌郡治無考

安定郡治高平

河水注：苦水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漢武帝元

鼎三年置，安定郡治也。

北地郡治無考

河水注：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王莽名郡爲威成，縣曰持武，疑郡治富平。然地理志北部都尉治富平之神泉鄣，漢制守尉不同治，則富平又不得爲郡治也。

上郡治膚施

河水注：奢延水又東逕膚施縣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漢高祖并三秦，復以爲郡。

西河郡治平定

後漢書順帝紀，李注：西河本理平定縣，永和五年徙離石。

朔方郡治朔方

河水注：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即此城也。

五原郡治九原

河水注：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王莽之獲降郡，成平縣矣。

雲中郡治雲中

河水注：白渠水又西南逕雲中故城南，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王莽更郡曰受降，縣曰遠服矣。

定襄郡治無考

鴈門郡治善無

河水注：中陵水又西北流逕善無縣故城西，地理志雁門郡治。

代郡治代

元和志十八蔚州：趙襄子殺代王有其地，秦爲代郡，漢三年韓信斬陳餘置代郡，領縣十八（按，蔚州，漢代縣，是代郡治也。灤水注：雁門水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舊代郡治。此東漢郡治也。西漢高柳爲西部都尉治，不得復爲郡治）。

上谷郡治沮陽

灤水注：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秦上谷郡治此。王莽改郡曰朔調，縣曰沮陰。

漁陽郡治漁陽

鮑邱水注：又東南逕漁陽縣故城南，漁陽郡治

也，秦始皇二十二年置。王莽更名通潞，縣曰得漁。

右北平郡治平岡

三國魏志田疇傳：疇曰，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尙有微徑可從。

遼西郡治陽樂

濡水注：地理風俗記曰，陽樂，故燕地，遼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陽樂後漢亦爲郡治，前漢當同）。

遼東郡治襄平

大遼水注：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襄平後漢亦爲郡治，前漢當同）。

玄菟郡治高句驪

小遼水注：高句驪，漢武帝元封二年平右渠，置玄菟郡於此。

樂浪郡治朝鮮

溟水注：其水西流逕故樂浪朝鮮縣，即樂浪郡治，漢武帝置。

南海郡治番禺

浪水注：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

鬱林郡治布山

温水注：鬱水又東逕布山縣北，鬱林郡治也。

蒼梧郡治廣信

浪水注：流逕廣信縣，地理志，蒼梧郡治，武帝元鼎六年開。

交趾郡治羸樓

葉榆河注：又東逕羸樓縣南，交州外域記曰，縣本交趾郡治也。

合浦郡治合浦

温水注：牢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縣，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

九真郡治胥浦

温水注：地理志曰，九真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治胥浦縣。

日南郡治西捲

温水注：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日南，故秦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西捲縣。

趙國治邯鄲

趙幽王友傳：王遂孝景時與吳楚合謀反，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城壞，王遂自殺，國除。

趙敬肅王彭祖傳：常夜從走卒行微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峻，莫敢留邯鄲。

廣平國治無考

真定國治無考

中山國治唐

魏水注：關駟十三州志曰，中山治盧奴唐縣故城，在國北七十五里。……唐，亦中山城也。漢高祖立中山郡，景帝三年為王國，王莽之常山也。

信都國治信都

地理志：信都，王都。
濁漳水注：又東逕信都縣故城西，信都郡治也。
漢高帝六年置，景帝中二年為廣川惠王越國。

河間國治樂成

濁漳水注：衡水東逕樂成縣故城南，河間郡治。

地理志曰，故趙也，漢文帝二年別爲國。

廣陽國治薊

五行志下之上：昭帝元鳳元年，燕王都薊，大風雨，……

灤水注：又東北逕薊縣故城南，秦始皇二十三年滅燕以爲廣陽郡，漢高帝以封盧綰爲燕王，更名燕國，王莽改曰廣有，縣曰伐戎。

菑川國治劇

臣洋水注：又東北逕劇縣故城西，古紀國也，漢文帝十八年別爲菑川國。

膠東國治即墨

元和志十三萊州膠水：即墨故城在縣東南六十里，漢膠東郡領八縣，理即墨，即此城也。

膠水注：東北逕膠東縣故城西，高帝元年別爲國，王莽更之郡秩也。按，膠東縣後漢始置，注誤。

高密國治高密

11

濰水注：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漢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爲高密國。

城陽國治莒

流水經：又東南過莒縣東。注：古莒子之國，秦始皇縣之，漢興以爲城陽國，封朱虛侯章，治莒。

淮陽國治陳

渠水注：沙水又東南逕陳城北，漢高祖十一年以爲淮陽國，王莽更名郡爲新平，縣曰陳陵。

梁國治睢陽

梁孝王武傳：吳楚齊趙七國反，梁王城守睢陽，……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閻若璩曰：王國以內史治其民，而梁內史韓安國從王於睢陽，非以睢陽爲治而何。王鳴盛曰：賈誼請徙代王都睢陽，代王即孝王武，後果徙王梁如誼策，睢陽爲梁都甚明）。

睢水注：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漢五年爲梁國，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爲梁王。

東平國治無鹽

翟方進子義傳：義以東郡太守舉兵，并東平立信

爲天子。莽下詔曰：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

地理志：東平郡，莽曰有鹽（按，莽更郡名曰有鹽，以郡治在無鹽故也）。

魯國治魯

泗水注：沂水流逕魯縣故城南，縣即曲阜之地，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爲薛郡，漢高后元年爲魯國。

楚國治彭城

五行志下之上：文帝五年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風從東南來，毀市門，殺人。

獲水注：又東轉逕彭城北而東注泗。彭城，故東楚也，項羽都焉，謂之西楚。漢祖定天下，以爲楚郡，封弟交爲楚王，都之。宣帝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

泗水國治淩

淮水注：左逕泗水國南，淩水注之。泗水，國名，漢武帝元鼎四年初置，都淩，封常山憲王子思

王商爲國。

廣陵國治廣陵

地理志：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淮水注：中瀆水引江入歐陽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高祖六年爲荊國，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廣陵。

六安國治六

泚水注：又西北逕六安縣故城西，縣故皋陶國也，漢高帝元年別爲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爲衡山國，武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

長沙國治臨湘

湘水注：又右逕臨湘縣故城西，故楚南境之地也。秦滅楚立長沙郡，即青陽之地也。漢高祖五年以封吳芮爲長沙王，漢景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爲王都。

一卷至十卷 水利月刊合訂本發售

自創刊號起至二十五年六月止每卷一册用沖皮脊包角布面燙金裝訂高五公分闊十九公分每卷實價國幣三元郵費在內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中國水利工程學會出版委員會總發行
南京梅園新村三十號

東晉襄陽郡僑州郡縣考

班書閣

慨自東晉，有僑州郡縣之設，一時江左僑州至十，僑郡至百，而僑縣又數倍之。然稽其僑置之所，皆不出荆揚二州之域，是以江左諸州名目多複，甚有一郡，至僑數州者。第以襄陽言之，郡非過大也，而司雍梁秦悉僑其間。雖梁司二州，置不同時，秦州僑此，時亦未久；而同時僑司雍二州，並實郡而三焉，其紊亂已云甚矣！

一 司州治與二郡

(1) 司州治 晉之司州爲禹貢豫州之地，治洛陽，其時統河南，滎陽，宏農，上洛，平陽，河東，汲，河內，廣平，魏，頓丘，十二郡。永嘉五年，亡入於漢。考晉書懷帝紀：

永嘉五年，六月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頗爲賊所敗，死者甚衆。庚寅，司空荀藩、光祿大夫荀組、奔懷轅，太子左率溫畿，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迫及，曜等遂焚燒宮廟。(晉書卷五集成本頁四)

司州自是已非晉有，雖至永和五年，桓溫入洛，仍

置司州，還爲實土，而其間之輾轉僑置於他州者，就晉書所載，已至再矣。如：

永嘉之亂，司州淪沒劉聰，元帝渡江，亦嘗置司州於徐，非本所也。(晉書卷十四頁七)

太興四年，以尚書戴若思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晉書卷六頁五)

庾亮爲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西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晉書卷八十一頁四桓宣傳)

是司州先僑置於徐，繼又僑置於合肥，末甫僑置於襄陽。惟僑置於襄陽也，桓宣傳無年代可考，更考通鑑晉成帝咸康五年，三月云：

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宣爲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鎮襄陽。(通鑑卷九十六)

是司州之僑置於襄陽，乃成帝咸康五年事，去元帝時之僑置於徐，已二十餘年矣。據顧祖禹云：

大興四年，司州僑置合肥，尋治滎陽，咸康五年又治襄陽。(讀史方輿紀要)

按滎陽原爲司州屬郡，不得目之爲僑置，且顧氏未云僑置於徐，未審何故？據胡孔福云：

案司州沒於漢，惟襄陽一郡尚存，故渡江後，治合肥，尋治襄陽，皆一時暫寄。咸康置於荊州襄陽，始立州治；是僑司州暨河南河東廣平諸郡，不越荆襄一步，即暫治合肥亦揚州境，與徐州無涉，志云僑置於徐誤也。（南北朝僑置郡縣考卷一）

按胡氏之意，以河南河東廣平皆為司州所領之僑郡，彼此相距，不應過遠；河南等郡之僑置，既皆『不越荆襄一步』，則司州似亦不應僑置於徐也。然司州之僑置合肥及襄陽，胡氏皆已認其為可信，其距荆襄亦非不遠，胡氏何以毫不致疑哉？胡氏又云：『治合肥治襄陽皆一時暫寄』，殊不知合肥襄陽可暫寄，而徐亦未始不可以暫寄。吾意司州之僑置於徐也，謂之為時過暫則可，謂舍晉志無他佐證亦可；晉志固多謬誤，而此語似尚未可認為果誤耳。然究竟是曾否置於徐，姑置不論，第證其曾僑置於襄陽是已足矣。

(2) 河南郡 河南郡原屬司州，治洛陽；統洛陽，河南，鞏，河陰，新安，成臯，緱氏，陽城，新城，陸渾，梁，陽翟十二縣。永嘉五年，漢主劉聰，克洛陽，與司州同時淪沒；其僑置於襄陽，有下列諸證：

孝武於襄陽僑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北河南，七郡，並屬洛陽。（晉書卷十四，頁十四）

河南太守，故秦三川郡，漢高帝更名，光武都洛陽，建武五年改曰河南郡，僑立始治襄陽。（宋書卷三十七集成本頁十三）河南廢郡在今襄陽縣北，晉置。（大清一統志卷二百十六聚珍本頁二十七）

據上列數則，河南郡之僑置於襄陽，已無疑義。惟司州之僑置襄陽在成帝咸康之五年，此則在孝武時，相去已三十餘年，置州與置郡，先後一何遠哉？更據徐文范東晉南北朝州郡表中之郡縣表，（卷九頁三）襄陽郡下云：

穆帝僑置河南郡，領河南，陽城，緱氏，洛陽，四縣。其書中年表（卷二頁十三）穆帝永和六年亦云：

至是僑置雍州於襄陽，立京兆，扶風，始平，廣平，河南，北河南，六郡，與義成並屬襄陽。

是河南郡之僑置襄陽，據徐氏所考，為穆帝永和六年事，前乎孝武者二十餘年。惟考晉書穆帝及孝武本紀，皆未言僑置州郡事，其他典籍，亦無是說，而徐氏之書，又未注明所據，故僅能聊備一說，未可即以爲是也。所領縣，大抵如左：

河南 新城 河陰 陽城 緱氏 洛陽
上列六僑縣，晉書無考，據宋志云：

河南太守，僑立始治襄陽，孝武大明中，分河北爲境，永初郡

國及河志並，又有陽城緱氏縣，徐無此二縣，而有僑洛陽陽城縣。（宋書卷三十七頁十三）

按永初爲劉宋武帝年號，武帝在位僅三年，東晉舊觀，均尙未改，其時既有『陽城緱氏洛陽』三縣，則其爲東晉僑立，似無可疑。更考宋志（宋書卷三十七頁十三）自大明土斷，改僑置襄陽之河南郡爲實土後，所領有『河南河陰新城』三縣，按郡既爲由僑置所改，則此三縣常亦爲東晉所僑立。且方輿紀要（卷二十七頁二十八）於穀城云：『洛陽城在縣東二十里』，是洛陽之曾僑置於襄陽，證益堅矣。

（3）廣平郡 廣平郡亦屬司州，治廣平，統廣平，邯鄲，易陽，武安，涉，喪國，南和，任曲，梁，列人，肥鄉，臨水，廣年，斥漳，平恩十五縣。石勒自葛陂北行，張賓說之曰：

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然後命將四出，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言於勒曰：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晉書卷一百四頁四）

石勒進據襄國，晉書載記無年月，考通鑑爲永嘉六

年事，廣平之陷，當即由此。其僑置於襄陽，晉志宋志皆有之。見於晉志者，即上節所舉『孝武於襄陽僑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是，見於宋志者爲：

廣平太守，江左僑立，治襄陽，今爲實土。（宋書卷三十七頁十三）

惟宋志但言『江左僑立，治襄陽』並無年代可考，而洪亮吉云：

廣平郡沈志咸康四年，江左僑立，治襄陽，晉成帝省，後又立，寄治丹徒。（東晉疆域志卷三司州）

胡孔福亦云：

廣平郡治元城，宋志咸康四年，江左僑立，治襄陽。（南北朝

僑置郡縣考卷一）

按二氏皆云廣平僑置襄陽，爲『咸康四年』，且爲見諸宋志者，亦云異矣。更考宋志於南徐州云：

南太山太守，永初郡國有廣平，（漢武帝征和二年，立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改爲廣平，光武建武十三年省，併鉅鹿，魏分鉅鹿，魏復爲廣平，江左僑立郡，晉成咸康四年省，後又立。）寄治丹徒。（宋書卷三十五頁十一）

考此，則注中固有『咸康四年』，二氏所引，或即指此；無如此注，乃云『咸康四年省』，非云『咸康四年立』，且未云治襄陽也，二氏之說，似不足據。然此

注既云『咸康四年省』，則廣平之僑置，自前乎此，而晉志云爲孝武時，亦有未合；徐文范云在穆帝永和六年，其說亦異（見上節河南郡中）；是廣平之僑置襄陽，究在某年，實一待決問題矣。所領僑縣如下：

廣平 易陽 曲周 邯鄲

蓋宋志云：

廣平太守，江左僑立，治襄陽，今爲實土，永初郡國及何志，並又有易陽曲周邯鄲。（宋書卷三十七頁十三）

按永初郡國，既曰『有易陽曲周邯鄲』，是晉未有此僑縣也。至廣平宋志亦云：

廣平令，漢舊名，徐志，南渡以朝陽縣境立。（見同上）

惟廣平雖知其爲東晉僑縣，然朝陽在晉，屬荊州之義陽郡，與襄陽無關，特以其爲廣平屬縣故附及之。

二 雍州治與二郡

（一）雍州治 雍州爲禹貢黑水西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治長安，統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始平，新平，七郡。考孝懷帝本紀，永嘉五年：

八月，劉聰使子梁攻陷長安，太尉征西將軍南陽王模遇害，長安遺人四千餘家，奔漢中。（晉書卷五頁四）

又六年云：

九月辛巳，前雍州刺史賈疋，討劉粲於三輔走之，關中小定。乃與將軍梁芬，京兆太守梁綜，共奉秦王鄴於長安。（晉書卷五頁四）

又愍帝紀建興四年云：

八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送牋於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與曜出降。（晉書卷五頁七）

是雍州於永嘉五年入漢，六年恢復，至建興四年，復爲漢有。其僑置也，據晉志云：

自元帝渡江，所置州，亦皆遙領，初以魏該爲雍州刺史，鎮鄠城，尋省。……其後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晉書卷十四頁十四）

見於其他載籍者，有下列數則：

雍州刺史，晉江左立，胡亡氏亂，秦雍流民多南出樊沔，晉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並立僑郡縣。（宋書卷三十七頁十一）

永嘉之亂，三輔豪傑，流於樊沔，僑於漢側，立南雍州。孝武帝以朱序爲南雍州刺史，苻堅遣苻丕，攻陷襄陽，序爲丕所擒，堅敗，州復歸晉。晉安帝時魯宗之爲刺史，仍於州理，置寧蠻校尉。（元和郡縣志卷二十一畿輔叢書本頁一）

建興以後，雍州淪沒，元帝時，僑治於鄠城，孝武於襄陽僑治，太元十一年，寄治洛陽，尋還置襄陽。（方輿紀要）

此外若太平御覽，通典，輿地廣記等書所載皆與

此類，勿庸悉舉，蓋即此已足證雍州之僑置於襄陽矣。

惟方輿紀要云爲『太元十一年寄治洛陽』，考是時洛陽並未恢復，所指洛陽，當亦僑置耳。

(2) 京兆郡

京兆郡原屬雍州，治長安，領長

安，杜陵，霸城，藍田，高陸，萬年，新豐，陰般，

鄭，九縣，與雍州同時沒於劉曜，其僑置於襄陽，見於

晉志者，已數舉於前，茲不復述矣。見於宋志者，如：

京兆太守，初僑立，寄治襄陽，朱序沒後，孝武太元十一年復

立。(宋書卷三十七頁十二)

又方輿紀要(卷七十九)襄陽府鄧城條下云：

晉末僑置京兆郡。

晉書安帝本紀，隆安二年云：

京兆人章禮，帥襄陽流人，叛降於姚興。(晉書卷十頁一)

以上所舉，觀前二則已知京兆之曾僑置於襄陽矣；

至末則雖未云僑置，然京兆人與襄陽關係之深，可斷言

也；如京兆未僑置於襄陽，京兆人將何從帥襄陽人以叛

哉？所領僑縣如下：

杜 藍田 池陽 鄭 霸城 新康

考宋志大明土斷後，京兆太守領有杜令，蓋即京兆

原領之杜陵，就東晉僑立改爲實土者。其餘五縣，據宋志云：

永初郡國，有藍田，鄭，池陽，南霸城，新康五縣，何志無新康，而有新豐。(宋書卷三十七頁十一)

按南霸城即霸城，晉書無南字。池陽據晉志原屬扶風郡，據太康地志屬京兆，據宋志僑立亦屬京兆，迄大明土斷，則鄭與池陽皆改屬於順陽郡矣。

(3) 扶風郡

扶風郡原亦屬雍州，治池陽，領

池陽，郿，雍，汧，陳倉，美陽六縣。惠帝時，改爲秦

國，以封秦王棗，東無子，以吳王晏子業嗣，業即愍

帝，建興四年，與京兆郡同時入漢。其僑置於襄陽也，

據宋志云：

扶風太守，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雍國，二年更爲地中郡，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爲右扶風，僑立治襄陽，今治筑口。(宋書卷三十七頁一)

方輿紀要云：

扶風城在穀城縣東北二十里。(方輿紀要卷七十九圖書館藏舊抄本頁二十七)

是皆扶風僑置襄陽之徵證，其僑置之年代，據晉志

爲孝武時，晉略云爲太元中。按太元即孝武年號，與晉

志合，故亦足信。領僑縣二：

魏昌 鄆

鄆原爲扶風屬縣，考宋志扶風僑郡，土斷後屬有鄆，故知其爲東晉僑縣也。至魏昌縣據宋志載：

永初郡國及何志 唯有郡，魏昌縣，孝武大明元年，省魏昌。

（宋書卷三十七頁十三）

故知魏昌亦爲東晉僑縣也。惟魏昌原屬冀州之中山郡，因僑置改屬扶風，是襄陽郡，且僑冀州一縣矣。

（4）始平郡

始平郡，原屬雍州，治槐里，領槐里，始平，武功，鄆，蒯城，五縣。愍帝建興四年，與京兆扶風同時入漢。其僑置襄陽也，有下列各證：

始平太守，晉武帝太始二年分京兆扶風立，後分京兆扶風僑立，治襄陽。（宋書卷三十七頁十三）

永嘉之亂，雍州始平郡流人出在襄陽者，江左因僑立始平郡以領之，寄理襄陽。（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一頁十六）

僑立始平郡，寄居武當城。……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立

京兆始平……七郡，並屬襄陽。（晉書卷十四頁十四）

南渡後，始平僑置於武當城，今襄陽府均州。（方輿紀要卷七十九頁三十二）

案西晉始平治槐里，即後漢扶風治，爲今興平縣。東晉移置置

於涪城，今綿州東，後李氏據蜀，僑置於襄陽。（南北朝僑置郡縣考卷一）

縣考卷一）

就上述各則，以歸納之，是始平先僑置於梁州之漢中，繼僑置於荊州順陽郡之武當，僑置襄陽，乃最後定所耳。所領僑縣有四：

槐里 始平 平陽 清水

所以知有上列四縣者，因宋志載：

始平太守，僑治襄陽，永初郡國唯有始平，平陽、清水三縣，何志有槐里。（宋書卷三十七頁十二）

故知四縣皆爲東晉所僑立。惟清水原屬秦州之略陽郡，因僑立改屬始平，與上述之魏昌縣，殆同一例。

三 其他州郡

（1）梁州州治

梁州按禹貢爲華陽黑水之地，治漢中。晉初統漢中，梓潼，廣漢，新都，涪陵，巴郡，巴西，巴東八郡；太康六年，罷新都郡并廣漢郡；惠帝復分巴西置宕渠郡，并以新城，魏興，上庸，合四郡以屬梁州。據宋志：

李氏據梁益，江左於襄陽僑立梁州，李氏滅，復舊，謙縱時又

治漢中，刺史治魏興。縱滅，刺史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

是也。（宋書卷三十七頁十五）

又晉書周訪傳云：

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晉書

按通鑑訪屯兵襄陽，爲元帝太興二年，且云「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通鑑卷九十一頁二)，證以宋志之「江左於襄陽僑立梁州」，益可信矣。又胡三省云：

自李矩以司州刺史退屯卒於魯陽，司州已寄治荊州界，今始以司州治襄陽。周訪領梁州治襄陽，今司州既治襄陽，故梁州治魏興。(通鑑卷九十六成帝咸康五年注)

以此則言之，梁州之僑置於襄陽，與司州固不同時。而顧祖禹則云：

梁州太興初寄治襄陽，咸康五年寄治魏興，建元二年治西城，太元二年復鎮襄陽，義熙初又鎮魏興。(方輿紀要卷數待補)

是梁州之僑置襄陽，共爲二次，其末與司州固同時也。所領僑郡，無治襄陽者，故不錄。

(2)秦州州治 秦州本禹貢雍州之域。太康三年罷秦州，并雍州，七年復立，鎮上邽。統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六郡。晉志云：

江左分梁爲秦，寄居梁州。(晉書卷十四頁十六)

是但云寄居梁州，未言僑置襄陽也。宋志云：

秦州太守，晉孝武復立，寄治襄陽，安帝世，在漢中南鄭。(宋書卷三十七頁二十一)

秦州之僑置襄陽，此外無考，然即此似已無疑義矣。

(3)義成郡 考晉志無義成郡，惟揚州淮南郡有義城縣，其改爲郡，僑置於襄陽也，有下列諸證：

義成太守，晉孝武立，治襄陽。(宋書卷三十七頁十四)

宣平襄陽，陶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晉書卷八十一頁四恒宣傳)

義成東晉初置縣，後爲郡，領淮南之下蔡平阿二僑縣，移治襄陽城內。(晉略表二頁六十一)

義成爲郡，僑置襄陽，就上各證，可無疑義。所領僑縣，大抵如下：

義成 下蔡 平阿 萬年

義成，下蔡，平阿三縣，原皆淮南屬縣，其僑置於襄陽，可於上舉晉略一則見之。至萬年原屬雍州之馮翊郡；宋志義成太守，大明土斷，屬有此縣，疑亦東晉僑縣也。

襄陽之僑州郡縣，大致若此；或謂天水，建昌，北河南等郡，胥曾僑置襄陽，惟證據皆極薄弱，未能信以爲是。又南北史補志謂應州「江左僑置，在襄陽」，考晉志宋志無應州，故亦未可信也。

四部叢刊三編單行本

特種三書價

特價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太平御覽

宋刊本一百卅六册 定價八十元
特價五十六元 郵費一元二角

宋李昉等奉勅撰 是編就前代類書羣籍纂次而成凡分五十五門所引書一千六百九十部今已什佚七八宋世刻本罕見已久明本亦極難得近時通行者為嘉慶間鮑崇城刊本全書凡一千卷本館覓得宋刻九百七十四卷用原本影印以覆宋活字本配全對校鮑刻其全闕者二葉其餘脫行漏句訛文誤字尤不可勝數古本僅存洵是人間祕笈

天下郡國利病書

手稿本 五十册 定價三十元
特價二十一元 郵費一元六角

明顧炎武撰 顧氏自序言此書不曾先定義例有得卽錄又言比遭兵火多有散失姑以初稿存之篋中云云坊間刊本一百二十卷係後人妄為分析毫無根據且訛脫甚多幾於不可句讀是為顧氏原輯手稿黃蕘圃定為原分三十四册惟各册未編葉號排比不無錯亂茲經整理詳見卷端編印例言後附錢邦彥增修年譜

罪惟錄附東國語

手稿本 六十二册 定價卅五元
特價廿四元五角 郵費一元七角

明查繼佐撰 是書包括有明一代史事本紀二十二卷志三十二卷列傳三十六卷起自洪武迄於崇禎並附福唐魯桂諸王查氏嘗罹莊史之獄不忘故國著為是書其紀載與清修明史多不相同聞見異辭更可傳信此用查氏手稿影印東山國語係明亡殉國傳略與罪惟錄同為幸逃清網之禁本因據抄本附印以廣其傳

〔四部叢刊三編所收書計七十種五百册自一月一日起單行發售另印價單備索〕

商務印書館影印

「站」與「站赤」

李夢瑛

驛傳制度之起源，創見於秦漢以前，余另有文論之。秦漢以降，中經晉隋，直至唐宋，仍因驛傳之名。而「站」字一辭，用爲 Station Postal-station 之義，究始於何時？是否蒙古民族未侵入中原以前「驛」「站」二字曾經聯用？茲特就聽課及研究所得寫此文以申論之。按「站」字一辭，東洋文庫影印本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六陷韻站字條下謂：

「站，莊陷切。陸法言廣韻涉陷切，俗言獨立。……又丁度集韻「站」或從人，作佔。釋行均龍龕手鑑，知陷反。「站」，立也。」（原書一頁背面）

大典稱廣韻爲陸法言著。按今存廣韻，係指承襲法言舊作著于開皇仁壽間之切韻，再雜揉唐代許多韻書而成。而今之廣韻實大宋重修廣韻，係指宋景德祥符時所重修之廣韻而言。元代有泰定刻本，而在該書陷韻站字條下之釋例，亦無「驛站」之稱。遼釋行均之龍龕手鑑所載「站」字之釋文，謂「站」立也。是知宋遼時代驛站之稱，仍未通用。上溯漢唐，更無論矣（許慎說文中未載站

字，即其一証）。再徵諸元以前詩文雜著，站字一辭，用作驛站之意，尤爲罕見。「佔」「站」元以前既屬通用，意僅限于「立」而非「驛」。則姚從吾先生所謂「站」用作「驛站」之意，始於蒙古入主中原以後，且爲蒙文音意兼譯之外來語，蓋無疑義。

元代驛站亦號「站赤」，其制殆始于太宗窩闊台時代（二三四）¹。攷其制度實與元朝以前之驛傳制度無異。而此所謂「站」者即元以前之「驛」，所謂「赤」者，係蒙古語「職司者」或「官」之謂。於其上冠以形容詞，組成謂諸官名稱；如「達魯花赤」，翻做漢意即管民官，「札魯火赤」爲斷事官，「昔寶赤」爲司鷹官，類似此例頗多，元史中屢屢見之。

「站」，蒙古讀音爲「札木」（ch'am or Jam）。元朝秘史蒙文譯音同²。秘史蒙古譯音站戶作「札木臣」，站仍作「站」，而「站」「札」語根相同，發音均爲 J。故「札木臣」亦可作「站木臣」。站之複數，「札木惕」，亦即「站木惕」（Jahut）。「站」字用作驛站

之義於元代南宋漢籍中始于何書，固尚難覓得其明確之斷痕。然元宋之際，「驛站」之站，始用「站」字。由「站」而始進為站，在當時南宋人著作中實有顯例。黑韃事略云：

「其賦斂謂之差發。賴馬而乳，須羊而食，皆視民戶畜牧之多寡而征之，猶漢法之上供也。置驛之法，則聽諸酋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下略）」³

徐霆疏文亦謂：

「處所過沙漠，其地自隴主僞后，太子，公主，親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廩為差發。蓋隴人分管草地，各出差發，貴賤無有一人得免者。另有一項各出差發為各地分驛之需，上下亦一體，此乃草地之差發也。」

王國維氏箋証亦謂：「沈乙菴先生曰「驛」即「站」字」。又經世大典謂：

「站赤者，國朝驛傳之名也。凡站，陸則以牛，或以驢，或以車；引水則以舟。其應給驛者，皆以附書。而軍務大事之急者，又以金字圓符為信，銀字圓符次之。其符信皆天府掌之，其出給在外者，皆國人之為官長者主之，他官不得與也。」⁴

原文於「凡站」之站字下註小字謂：「舊書作驛，」而此所指舊書當即撰經世大典時所引時人舊籍，或指明修永樂大典時徵引經世大典之舊文。凡此諸例，均可證明

驛站之站，初寫作驛，後始更作站。更知元初典籍中所載「站赤」一辭，實為當時蒙語之音意兼譯。「札木臣」（管站官）初可譯作「驛赤」，後始改作站赤。即就異譯言，「站」字初無用作「驛站」之義，亦可推見。驛站之站，初用「驛」，後始改用「站」字，至是不特與蒙古語「札木」Ch'am or Jam 音合而義亦脗合矣。其例蓋與嚴幾道氏譯柏拉圖之“Utopia”為烏託邦，音義兼合，甚相似也。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云：「自漢以來，驛傳之馬皆官置之，「站夫」之名，肇見於元，蓋自此遂為民役矣，」亦可作元以前不用站字代驛之一旁証也。

關於「站」字與「站赤」之攷證，略如上述。而後世驛站一辭，當可審其措辭之不當。蓋站即驛也，驛即站也，豈可驛站重複並舉乎？近代歐人治蒙古史者，對「驛」「站」之西文譯音亦每致混淆。歐人「驛」「站」譯音有作 Yam 者，有作 Yam 並有作 Jam 者，譯與站幾不可辨認矣。而法人帕提耳（Pauthier）竟以 Yam (Horse-post-house 為 Yi-mia (Post-horse) 之縮寫，尤屬新鮮。而施萊格爾氏（Schlegel）亦以為 Ch'am Jam 即今

日漢義「站」，實則為「驛」之對音也，⁵理或然歟？總之「站」字之起源，是否始於蒙古入主中國以前，因史料散亂，殊未易言。所可斷言者，(1)許氏說文中未載此字。(2)元代以前「站」「佔」通用，除像人直立外，別無驛傳之義。(3)元以前詩文典籍中亦罕見站字。(4)元與設驛傳之法，因蒙古語呼「驛傳」為 Ch'am or Jam，故漢文譯音初用「蘸」字，旋以音義不當，始改用「站」字。(5)蒙古語「札木」一字或為「驛馬」譯音。(6)厥後「站」字衍用日廣，至經世大典編纂時代，幾通用「站」字而代替「蘸」字。故有

站字下小注「舊書作蘸」之事。洪武十六年（一三八二）漢譯元朝秘史蒙文「札木」一字，漢譯對音，均作「站」而不作蘸。迨宋濂王禕等修元史時，則「站」字即成爲定制矣。

- 1 見元秘史葉德輝刊本續二，頁四十七到五十一。
- 2 見同上葉德輝本元朝秘史續二。
- 3 見王國維黑龍事略箋證（王忠愍公全集本，宋彭大雅原文賦歛條下）。
- 4 原文引見日本東洋文庫影印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站赤條下。
- 5 參見通報 T'oung-Pao 11. 1891, 265 Note.

西北嚮導

第十二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目錄

導言：『中日共同防共戰線』

論著：擁護領袖與收復失地……林光漢
一個外交運用的啓示……士節
回教的和平（下）……張穆
開發西北論（六續）……務墾
西北知識講話（二十）……從天生

譯文：日本軍部國策的全貌……神田孝一著 陳華譯
陝西大荔縣社會概況（續）

文藝：人間……李輝英
漫畫：西北歌謠漫畫……毛志義
西北十日……

第十二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目錄

導言：歡迎革命領袖

論著：怎麼打回老家去？……李子民
抗戰第一論……王飛
由河南陝西土地陳報聯想西北各地今後舉
辦土地陳報之方法……天風
對隴海鐵路停止西進改向成都建築擬議之
商榷……孟闈
西北知識講話（二十二）……從天生

譯文：日本軍部國策的全貌……神田孝一著 陳華譯
陝西平利縣社會概況

文藝：人間（續完）……李輝英
漫畫：西北歌謠漫畫……毛志義
西北十日……

定價：每册三分 全年三十六分 郵費在內

總代售處：西安南門外大街東書局

申報六十周年紀念

三版中國分省新圖出書

翁文灝 丁文江 曾世英 編製

立體模型 集專之家心力——樹輿圖之權威

本館前以六十周年紀念特請翁文灝丁文江曾世英三先生編纂本圖發行以來業已再板綜合銷數超過廿萬部以本圖撰繪詳明印刷精美不僅公私機關學校共同採用且并家喻戶曉幾於人手一編現在三板發行更由編者加意改良益求美備茲特列舉各點如下

每部實價國幣三元

外加郵費一角六分

總發行所 上海申報館售書科
分發行所

南京 建康路三三五號申報辦事處
北平 西南園廿三號楊仲華君
天津 法租界廿四號路好樂里七號
龔師義君
▲特約經售：生活書店 開明書店

●地名增多 前以本圖力求地形明晰起見所列地名猶嫌不足茲已自六千餘處增至一萬餘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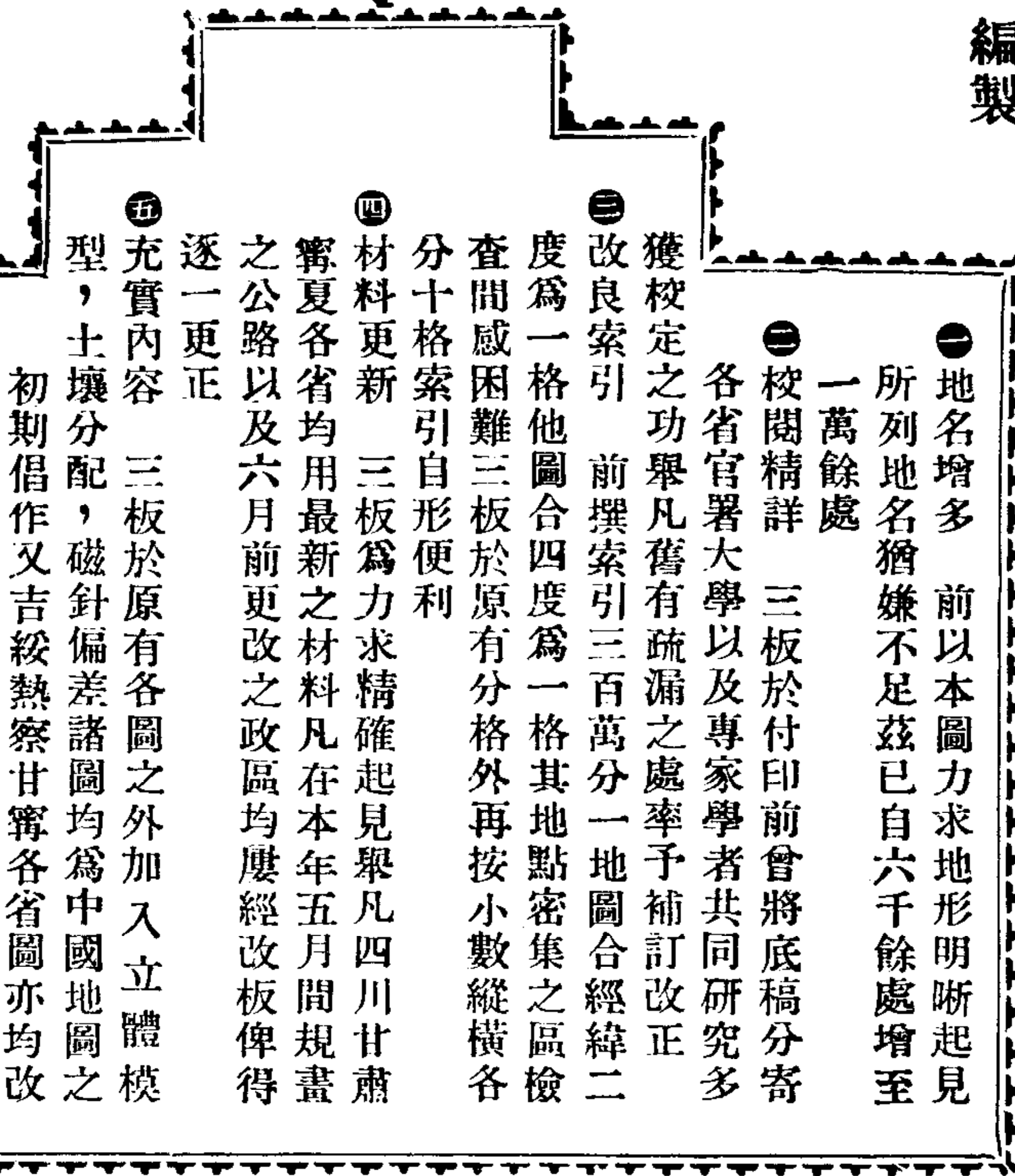
●校閱精詳 三板於付印前曾將底稿分寄各省官署大學以及專家學者共同研究多獲校定之功舉凡舊有疏漏之處率予補訂改正

●改良索引 前撰索引三百萬分一地圖合經緯二度為一格他圖合四度為一格其地點密集之區檢查間感困難三板於原有分格外再按小數縱橫各分十格索引自形便利

●材料更新 三板為力求精確起見舉凡四川甘肅寧夏各省均用最新之材料凡在本年五月間規畫之公路以及六月前更改之政區均屢經改板俾得逐一更正

●充實內容 三板於原有各圖之外加入立體模型，土壤分配，磁針偏差諸圖均為中國地圖之初期倡作又吉綏熱察甘寧各省圖亦均改用三百萬分之一以期清晰

●立體模型 本圖附有專製之紅綠眼鏡俾可映視特印之地形圖以求得正確之立體模型為舊式地圖所未有



禹生石紐考

陳志良

緒言

關於「禹的生地」問題，古書上未嘗沒有記載，如容易見到的史記正義，水經注，路史等等都有所記，然而大家不甚注意。這原因，鄙意以為是：

- 一：「禹的生地」的較古文獻缺乏；
- 二：民俗學的不發達，雖知而未得其解；
- 三：羌民的傳說不為人知；
- 四：大家以「夏禹傳說」發生在南方，而未加深究。

筆者對於這項資料之獲得，不得不感謝從川西考察歸來的至友莊學本君（即羌戎考察記之作者），他非但給了我這個問題的啟示，又供給了我許多不容易得到的志書作為參考——如灌縣，汶川，茂縣，理番，松潘等縣的縣志，而本文取材最多的要算李錫書的汶志紀略。

一 禹生石紐的文獻

四川西北部汶川縣屬的羌民，指汶川縣的石紐山頂上的地名剌兒坪者，以為是禹王生地，不敢到那邊去樵牧。這個信仰，全體羌民都崇奉着，到現在還沒有改

變。查汶志紀略云：

「縣南十里飛沙關，嶺上里許，地平衍，名曰剌兒坪。有羌民數家，地可種植，相傳聖母生禹處。有地數百步，羌民指為禹王廟，又稱為啓聖祠。」

茂州志亦云：

「夏大禹，父鯀，娶有莘氏之女，生禹於石紐鄉。」

除此而外，認為最重要的古代史料的尚書與史記（其中偽造之文當別論），都沒有禹生何處的記錄。史記夏本紀裏祇說：

「夏禹，名曰文命。」

到了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引用楊子雲的蜀王本紀才說「禹生石紐剌兒坪」，子雲之前，未嘗有此說，而正義自己也祇說：

「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長，西夷人也。」

單說西夷而沒有說到石紐剌兒坪。

此外各書雖有說到禹的生地的，但都不指明石紐山或剌兒坪，如：

隨巢子：

『禹生於昆石』。

又云：

『禹生碣石之東』。

易林：

『大禹生石夷之野』。

洛書：

『有人（禹）出於石夷』。

所謂「昆石」「碣石之東」「石夷」等名，我們雖然不能確實指定是何處，要為中國西北部的地方。又

考：

荀子大略篇：

『禹學於西王國』。

新語術事篇：

『大禹出於西羌』。

史記六國表：

『禹興於西羌』。

後漢書戴良傳：

『大禹興於西羌』。

據此，禹與西方民族的關係，殆無可疑了。

其他古書上明明說出禹生於石紐或剗兒坪的，列舉

於後：

楊雄蜀王本紀：

『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

吳越春秋：

『女嬃於岷山，得薏苡而生禹，地曰石紐，在蜀西川也』。

又云：

『禹家於西羌，地名石紐』。

陳壽三國志秦宓傳：

『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

譙周蜀本紀：

『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剗兒坪』。

水經注沫水條：

『（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為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佑之也』。

華陽國志：

『汶川石紐山中，夷人以其為禹生處，共營其地，方百里內，今猶不敢居牧』。

帝王世紀：

『蘇納有莘氏女曰修己，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

神珠慈以，曾圻而生禹於石紐」。

蜀志：

「禹生於石紐，今之汶山郡石紐山也。在西番界，龍家山之原」。

括地志：

「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十三里，爲禹生地」。

元和郡縣志：

「禹汶山廣柔縣人，生於石紐鄉」。

遁甲開山圖榮氏注：

「女狄暮汲水於石紐山下，大祠前水中，泉中得月精如鷄子，愛而食之，遂孕十四月而生禹」。

羅泌路史：

「禹先出於高陽，高陽生駱明，駱明生白馬，是爲伯鯨。蜀山氏出自人皇，蚤叢，伯獲，魚鳧，最後乃得望帝杜宇，是爲滿捍，蓋蜀之先也。高陽顛頊之祖曰昌意，黃帝之震嫡也。取蜀山氏女曰景嫫，生乾荒。乾荒亦娶於蜀山氏樞，是爲河女，所謂淳子也。淳子感瑤光而生顛頊。鯨，高陽氏孫，字熙，汶山廣柔人也。鯨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己，年壯不字，獲若后於石紐，服媚之而孕，歲有二月，以六月六日屠黿而生禹於樊道之石紐」。

李元禹跡考：

「汶邑之南十里許飛沙關，俗稱鳳凰嶺，端平衍，方可十餘畝，土人傳爲剝兒坪。坪南懸崖削壁，下臨岷江，前有巨石百丈，前人摩崖書「大禹王故里」五字」。

明任彥傑詩云：

「廣柔石紐山，大禹發祥始，遐哉九賴功，禮祀無窮思」。

吳棠石紐山聖母祠詩云：

「共傳大禹產西羌，明德千載頌莫忘，江水發源神肇迹，休將石紐比荒唐。」

據上舉諸條的記載，我們可以歸納出三項結論：

- 一：禹生汶山郡廣柔縣石紐鄉之剝兒坪；
- 二：大禹生地剝兒坪，羌民尊重其地，不敢居牧；
- 三：大禹產生事蹟之神話性。

但是上列的事跡，難免有偽史（如路史，華陽國志，遁甲開山圖等所舉之事實）夾雜其中，我們應當分別而觀。我們所着重者，只在「禹生石紐」的一點上。

最早說出「禹生石紐」的是西漢末年揚子雲的蜀王本紀，而陳壽的三國志及譙周的蜀本紀，都附和其說。大禹產生的神話，顯係後人妄加上去的，「禹的神話」的研究，當另爲別文，暫不置論。而「禹生石紐」這種文獻是否可靠一層，現在應加考證。茲舉李錫書的意見

如下：

按石紐之說，見於陳壽三國志之秦宓傳及譙周本紀，二子皆蜀人，周作太史，壽仕晉，稱爲信史，傳信傳疑，固當不誣。雖然，猶有說秦皇焚書，故典殆盡，漢武下詔求遺，猶多僞作。龍門太史，歷數十年，博採散逸，訪求故事，其曰「上會稽而探禹穴」，此言禹巡狩處，云穴則葬處也，未明其所生處。作本紀謂：「禹名文命」，不言生某處也。索隱注亦無是說，而正義引揚子雲蜀王本紀云：「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則唐長史張守節所述者也。左氏傳出史記前，所稱鯀禹事，俱不明所生。司馬長卿，蜀人，博學，未及言。春秋繁露董子作，曰「禹生於發背」，未明其地也。至西漢末，揚子雲著蜀紀，乃稱鯀爲廣柔縣人也。而劉向向班固撰漢書，皆有所著，如白虎通新語等書，總未道及。蓋揚妄誕，千古罕有其說，亦無有述者。鄭康成漢人，博學醇正，爲東都第一，歷考古註，未有以大禹生石紐者。王充蔡邕，異人異書，皆未有論。豈揚雄會爲是言，而蜀人譙周陳壽等傳之耶？自是以後，旁見雜出，繁引博稱，竟以禹生石紐爲確有所據，不知揚子雲「鯀爲廣柔人」一言導之也。汲冢書竹書紀年，西晉時方出，其中如舜會西王母，太甲殺伊尹，武丁殺王季等言，皆荒謬過甚；其紀帝王年歲，亦未有禹生石紐之說。易林前漢時書，戴良後漢時人，不過曰西夷石夷之野而已，此皆不可知之事也。後人既以禹確爲石紐生，又以石紐爲廣柔縣地，而廣柔爲汶川廢縣，則石紐當在汶川，而禹固宜爲汶川人也。——汶志紀略古蹟篇

李錫書的辯論，固然有些理由，但是我們並不是沒有理

由申辯的：

(一)川西的羌戎二民族——以及古代的氐羌戎各民族，在上古時代與中土發生關係，久而且密，並且還同商周兩大族發生過婚姻上的關係。後來，中原的文化，逐漸發揚，提高了，而他們（氐，羌，戎）始終保持着原始社會的狀態，直到現在還度着半游牧半耕農的生活，我們對於他們視同化外，未加注意。最顯明的證據，自古以來，關於他們的情況，並沒有系統的記錄和介紹。即如到過川西的人，也祇認他們是「番子」，他們的習俗，現狀，史地等等，全然不知。李志所引的諸古書，也因爲它們的作者不明瞭羌民的傳說，所以未曾提到「禹生石紐」的話。

揚雄譙周陳壽，都是四川人，四川人當然比較清楚一點四川的事。而且子雲又是位好奇探異的學者，他採錄各處語言而著成的一部名著——方言，即可代表他的個性了。因爲他（揚雄）見到前人未曾提到禹王的生地，而他却知道了「禹生石紐」的羌民傳說，遂把它記錄下來，作爲一個發現，也是情理中的事實。譙周陳壽，都是掌管史事，研究史學的人，對於本省的邊地情事，亦

應當多明白一些，因此又把「禹生石紐」之說記錄下來。到了晉朝常璩的華陽國志，酈道元的水經注，對於蜀川的風土人情，記載頗詳。或許酈道元也曾到過岷江流域，所以亦有「禹生石紐」的記錄了。但是司馬長卿也是四川人，何以沒有提及呢？因為他是研究文學的，不是研究史地的，所以不知道「禹生石紐」的傳說。

假使說揚雄等所說的「禹的生地」是無稽之談，那末，何以汶川茂縣的羌民指剌兒坪是禹王的生地，不敢到那邊去樵牧呢？他們（羌民）並不會讀漢人的書，假使這種古書上的傳說祇是屬於漢人的，那末，這種傳說，何以會得傳到羌民那邊去，並且得到莫大的信仰？這是很難解釋的事情！所以羌民以剌兒坪為禹王生地，是羌民自身所保存的古傳說，並不是外來的。這種傳說很古老，很單純，極可相信。

所以我們祇要有羌民的「禹生石紐」這一條傳說作為證據，就可以抵擋其他古書上的一切記載了。

一一 地理上的辨正

石紐山的剌兒坪，是個很小很鄙的山地，山路崎嶇難行，人跡不容易踏到。現在雖屬汶川縣，然而從上節

所引的古書看來，有的說屬於汶川，有的說屬於汶山，有的說屬於廣柔縣。按汶川，汶山，廣柔，都是岷江流域的岷山山脈一帶的地域。汶志紀略云：

「禹貢岷山導江，史記作汶山。漢書地理志：岷山在湍氏道西徼外，江水所出。郭璞曰：岷山在廣陽縣。華陽國志：汶山在汶山郡左封縣。括地志：岷山在湔縣，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輿地勝覽云：禹貢梁山之山四：岷嶓黎蒙；西山皆岷，北山皆嶓，南山皆蒙也。」

又按計有功大禹廟記云：

「石紐故處，莫適主名，秦漢而下，為國曰冉駹，為道曰綿，為邑曰廣柔，一也。漢靈帝析而郡之曰汶山，後周又析而邑之曰汶山，唐貞觀八年又析而縣之曰石泉。」

楊升庵曰：

「廣柔隋改汶川，今之石泉縣也。」

又查石紐山剌兒坪與所屬縣邑的距離，也有種種

說法：

- 一：在汶川縣南一百二十里——寰宇記。
- 二：在茂州汶川縣北四十里——同上。
- 三：在汶川縣西七十三里——括地志。
- 四：在（汶川）縣治南五里——元和郡縣志。
- 五：剌兒坪在治南十五里，羌居——汶志紀略鄉

里篇。

六：羊後山，縣南十里，頂上有平地名列兒坪——

同上山川篇。

七：石紐山在茂州通化里——茂州志。

八：石紐山無論在汶在石泉，皆茂所屬——同

上。

看了上述八條記載，各有一說，莫明真實的所在，汶川的人說禹是汶人，茂州的人則拉禹為茂人。其實汶川古屬茂州，現在則汶川與茂縣分別管轄了。古稱汶山郡者，乃泛指灌縣，汶川，茂州三地而言，廣柔縣現雖廢，其地則屬於現在的汶川縣境。

現在再引李錫書的辨正如下，以觀其詳：

『按汶山郡之名，茂州汶川灌縣，皆曾置建，是三邑皆可稱汶山。而汶川縣之名，乃綿虜故縣地，他邑不得而混也。唐置茂州，因置石泉，是二處皆汶山郡地，於汶川置縣，絕不相與。舊稱禹為廣柔縣人，廣柔縣在今治（汶川縣）之南大邑坪，遺址尙存，與石泉蓋風馬牛不相及矣。揚子雲稱禹為汶山郡廣柔縣人，豈可以石泉相混乎？括地志云：「石紐在汶川縣西七十三里，」此以汶川舊治而言。又云：「廣柔廢縣在汶川治西七十三里，」云汶川縣西，非汶川之石紐山乎？以道里計之，亦無不合。元和志稱列兒坪在治南五里，此指廣柔縣治而言，今飛沙關下大邑坪一

帶是也。寰宇記云在縣西一百二十里，此指汶山郡而言，今之茂州城也。列兒坪離茂州一百二十里。又云：在茂州汶川縣北四十里，此指汶川舊治而言，與七十三里之說大同。蓋山路參差，傳聞異也；言西言北，亦傳聞之異。今相其地勢，蓋在西南，而石泉縣乃在汶之東，形勢懸殊，何得捏合？以汶考之無不合；以石泉視之，不啻秦越矣。况傳說皆曰廣柔，曰汶川，曰汶山郡之廣柔縣，蓋分廣柔於汶山郡也，然則石泉安可混邪？——汶志紀略

總而言之：石紐山，在汶川縣南首十三里——十五里之間，該地都是羌民所居，列兒坪則在石紐山飛沙關頂上，都屬於現在的汶川縣境界，並不屬於茂縣境。

三 遺跡與傳說

羌民以列兒坪為禹王生地以外，汶茂兩縣，又多與禹有關係的遺跡與傳說，列舉如下：

一：禹穴

計有功曰：

『（石紐）山下有村曰石紐村，有禹穴，刻「禹穴」二字於岩穴，方廣二丈，世傳李太白書，蓋不獨會稽有禹穴也。』

李元禹跡考：

『保縣南十五里，禹穴在焉。』

石泉志：

『治南二十里九龍山，有剝兒坪，崖鑿「禹穴」二字』。（按以剝兒坪爲禹穴誤。）

茂州志：

『攷禹生石紐山，在今石泉縣，謂之禹穴』。（此說亦誤）

一統志：

『禹穴在石泉縣之北』。

楊升庵云：

『禹穴者，禹藏書之所也』。

——凡是地理上的錯誤，參閱上節辨正。

禹穴的最普遍的傳說，以爲在浙江紹興會稽，這受了太史公『上會稽，探禹穴』一句話的影響。汝川之有「禹穴」，前人未嘗論及，以致不彰於世，要亦研究「夏禹傳說」的一種資料。

二：大禹採藥亭

楊升庵云：

『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

李蕃禹穴辨云：

『其山（石紐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

按汝川茂州理番懋功一帶，盛產藥材，中國所用之藥

材，大多數出產在那邊，所以有此傳說。

三：大禹故里

李元禹跡考：

『（剝兒）坪南懸崖削壁，前有巨石百丈，前人摩崖書「大禹王故里」五字』。

茂州志：

『阜康門外有「神禹故里坊」』。

四：祠廟

理番廳志：

『大禹廟在通化里』。

茂州志：

『大禹廟舊在阜康門外，明兵備李冰志移建內城東北隅，明末燬』。

又：

『石紐山在通化里，文山番嶺，山形幽峭，峰頂建禹廟，三面如削，俯視千仞，廟後石壁接天，刻「石紐山」三大字，不知何氏人書』。

汝志紀略：

『禹王宮在縣治東』。

又：

『石紐山啓聖祠在縣南，舊說啓聖祠在飛沙關頂剝兒坪，久經

傾頹。乙丑歲，余（李錫書）改修飛沙關上路於山脚下，因建聖母祠於其側。」

五：塗山

水經注（卷三三）巴郡江州縣下：

「江之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庚仲雅並言禹娶於此。余按羣書，咸言禹娶在壽春當塗，不在此也。」

汶志紀略山川篇：

「塗禹山，俗呼同靈山，土司住宅在江外。或云山上舊有瓦寺，故名瓦寺也。」（汶志記略書前的地圖中亦有塗禹山。）

禹跡考：

「加渴瓦寺土司署在治（汶川）西北十里，謂之塗禹山，與剽兒坪相距十里有奇，蓋即塗山氏之故國。」

案古時傳說「禹娶塗山」（如尙書，史記，隨巢子等）的塗山，一般人都以為在安徽壽春（即今之壽州）。如史記索隱引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顧頡剛先生亦以為塗山在淮河之旁（見古史辨第一冊二〇九頁）。然我則以為塗山當在汶川而不在壽春，擬另作「夏禹傳說研究」一文細論之。

六：傳說

灌縣舊志記松潘黃龍山黃龍寺考云：

「按蜀水分疏云：古傳載有黃龍助禹開江事。史鑑亦載有禹導江，乘舟至茂州，黃龍負舟，禹仰視祝天，遂為前導。」

响樓碑，相傳是夏禹治水時的遺物，碑在灌口伏龍觀。又傳碑倒則有水患。此碑真偽，是另一問題，但總係與禹有關係之一遺物。

灌縣的灌口水神神話，有李冰，二郎，羊摩，文翁，趙昱等伏龍治水神話。離堆之下，相傳是鎮壓孽龍之所。禹王亦是傳說中治水的英雄，則與汶川鄰近的灌口神話有相通的關係。

五 問題的試答

「禹生石紐」這條傳說，用中國的古老的解釋，是得不到圓滿的結果的。惟有用新興的民俗學，才可得到比較近情的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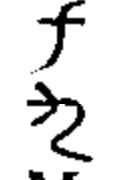

民俗學中有所謂「Totem,」「Totemism」者，譯作「圖騰」，「圖騰主義」，或「族徽」。這意思是：一個種族內所包含的社會組織，和特殊的精神生活，都帶着某一種植物動物或其他自然物的象徵，因此發生信仰

或崇拜某種物事，我們就稱這種物事爲「Totem」。

圖騰主義中又有一種叫做 Taboo 的，譯作「太步」，「答布」，或「禁忌」，乃是禁止接觸某人某地某物，或禁止某種行爲的意思。

「禹生石紐」的傳說，也可以用「圖騰主義」或「太步」的意義去解釋。

第一：羌民已認石紐山的剝兒坪爲大禹誕生之地而不敢到那邊去居牧，這很顯明地是圖騰主義中的「太步行爲」，可以歸於「禁地」門下。羌民尊敬禹，崇拜禹，畏禹等等，則是「太步」中的「人的禁忌行爲」。本來在原始民族中，人與神是難以分辨的；羌民之認「禹」是人神，亦難以辨別。

第二：禹在從前人的目光中，認爲治洪水，奠九州，惜寸陰的古聖先賢。但父親鯀——是玄魚，化爲黃熊（水族動物），兒子啟——是石頭所生。「禹」字在甲骨文的寫法是之，金文寫作等 forme 像一條或二條蟲類交錯的樣子，因此推想到「禹」是龍，是蛇，是鱷魚（衛聚賢先生的意見，王伯祥先生也有此類主張）。龍與蛇，在中國民間的信仰中認爲神物，黃河裏的金龍四

大王是條小青蛇，長江流域的水族將軍是大青蛇，家裏發現了蛇，不敢殺害，要焚香祝禱。「禹」已是蛇虫之類，而民間又多信仰蛇虫，因此推想到「禹」是中國古代某一民族所崇拜的圖騰。

第三：羌民崇拜「禹」，居住地多禹的遺跡與傳說，因此明白「禹」是羌民崇拜的圖騰，羌民是禹的遺裔，即是夏民族的遺族，或其中的一支。照羌民的現狀而論，還沒有脫離圖騰社會的形態。他們崇拜白石，崇拜神樹，信仰端公（即巫師），祭神焚松栢，沒有文字，尙行部落制度，政權操於土司土官之手，現在還在半游牧半耕農階段之間。推想到春秋戰國時代以前，羌民的社會形態，當然更原始，更樸野，他們有圖騰主義與太步行爲，是很可信的事實。

第四：考察禹產生時的神話，也有圖騰主義的意義。如：

感流星貫昴——見尙書帝命驗，帝王世紀。

吞薏苡——見禮緯，吳越春秋，帝王世紀，論衡。

吞月精——見遁甲開山圖。

吞石珠——同上。

服若后——路史。

這種現象，叫做『受孕圖騰主義』(Conceptional Totemism)。黃文山先生說：『據人類學者之調查，中澳部落的主人，絕沒有生育由於性交而來的觀念，他們並且堅決地相信小孩的誕生無須乎性交。又據佛雷沙之觀察，澳洲土人還有一種信仰，以為「圖騰祖」可以把小孩的精魂放射出來，倘使女子經過圖騰的所在，精魂進到他的身裏，遂懷孕而生育。可見這種見解，純粹以個人的始源，託始于圖騰。人類學者稱此為「受孕圖騰主義」(新社會科學季刊第一期四十三頁)。因此，照禹生產時的神話看來，禹的傳說也有與圖騰主義有關的可能。

羌民既是禹的後裔，而羌民目前分佈地域，在混江流域之旁，汶川茂縣理番一帶。推想到春秋戰國的羌民分佈區域，大致在陝西之西，甘肅之西南，四川之西北，青海之南，西康之東北一帶，相近於廓落克地方。因此，以羌民地域為出發點的「夏禹傳說」，由西北而東，而東南：一支由黃河流域而東，散佈於中國北部；一支由混江流域而南至於長江，折而向東，由長江流域而散佈於中國東南部。所以北方的龍門，相傳是禹王所

鑿開，長江流域安徽的壽春，與浙江的會稽，都附會出夏禹的遺跡來了。

我還有一種假想：『羌者，姜也』(見章太炎先生檢論種姓)。羌與周民族曾經有過婚姻上的關係，如周民族托生的始祖后稷之母是姜嫄，古公之妃是姜女，武王之后是邑姜。周羌聯姻之後，周民族當然得知羌族的傳說與信仰，羌民因無文字，故無記錄，而周是有文字的，於是把這「夏禹傳說」記錄了下來。到了周民族東征滅殷，得到了中國統治權，於是「夏禹傳說」又藉着政治勢力而傳佈於中國各地了。

據上面的推論，可作假定的結語如下：

- 一：「夏禹傳說」的出發點是羌民居住地域；
- 二：羌民是夏民族之後；
- 三：「禹」是羌民(即夏民族)崇拜的圖騰；
- 四：「夏禹傳說」的中心點在西方而不在東南；
- 五：此種傳說，由周民族的政治勢力推擴而發揚光大。

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修正於南京。

研究貴州苗民問題之動機及其經過

曹經沅

余幼讀尚書，至「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句，未嘗不疑苗民爲冥頑不化之族也。稍長，涉獵羣籍，旁及雜錄謏聞，私家秘笈，凡有關於苗民之記載，輒筆之於書，又未嘗不驚苗民之秉賦非凡。亟欲一履其地，實地考察以爲快。乃自服官京內外，簿書遮眼，日不暇給，奉率私願，積憾已深。客夏奉命長黔民政，部署稍定，即率屬深入苗寨，得與其中人士，從容款曲，情愫相孚，每詢輒承畢告，向日疑竇，一旦盡釋。公餘之暇，留意調查，援今證古，所得遂多。綜計苗民之特點有三：

一，貴州苗民無論男女老幼，俱負有直接生產，間接供給之責任，日出而作，日入而不息，食用所需，均能自給，非至萬不得已，絕不妄有所耗。

二，苗民結寨而居，團結合羣，無論喜慶喪弔，其他集會，莫不全寨相助，樂於輸將。

三，苗民有刻苦耐勞之習慣，與自強不息之精神，如得其同情而發生信仰，則不但誠摯服從，勇於負責，甚至犧牲一切，亦不顧惜。

惟苗民雖具有如斯美德，而其生活狀況，尙囿於上古社會，一般人對之，每存鄙棄歧視心理。經詢諸此邦耆老，考之志書，證以苗寨狀態，始悉過去對於苗民發生不良觀感之原因，可歸納爲兩種：

一，關於苗民之來源，因誤於槃瓠種子，暨竹王後裔之說，歷代相傳，不復比於人類，觀於西南夷，苗蠻，蠻夷之稱，早已視同異族。而史籍所載，對於苗民變亂，亦每侈叙武功，歌頌威德；且於苗民稱謂，必加以「犬」傍，直以犬質視之，以致淆惑視聽，流謗無窮。凡論治苗者，則多認爲野蠻不法，好亂成性，舍殺戮而外幾無良策。在貴州未建設省治以前，西南邊徼之地，中土無力兼顧，但爲羈縻一時之計，設置土官，誘使內向。自明代建設貴州省，至清雍正間，劃定今日之疆域，治理之方，較前自臻進步。然亦不過嚴密土司制度，地方官吏殊無接近苗民之機。關於苗民之治理，一任土司自爲，因之苗情不能上達，變亂因以激成。且苗民見土司之積惡，官廳之庸妄，信任之心，更屬無

由滋長，而政府又無一貫政策，以資統籌，惟以實施高壓爲事，於是苗務更不可理矣。

二，考往籍所載，苗民爲中國古代最先之居民，自北而南，由黃河流域而達長江一帶，輾轉而入今之貴州。當其開闢南荒也，純爲求生本能所衝動。遷徙靡定，極死亡流離之苦。因其生活方式之不同，稱呼亦隨之而各別：有因居住地帶關係，而呼爲高坡苗山苗平地苗者；有因服色不一之關係，而呼爲青苗花苗紅苗白苗者。一般人不察其詳，誤以種種稱謂爲其族別。加之語言習慣因生活環境之關係有所不同，苗民之稱謂遂益繁雜。如不與之接觸，自屬無法改進。而在苗民方面，見求助於苗寨以外之社會希望甚微，不得不求自給自助，外界文化，益無接受之機，此其文化生活所以仍囿於遠古也。

其在政治方面，既遭受高壓之摧殘，在社會方面，又受誤解之歧視，固有美德，沒焉無聞。凡未至黔者，鮮不爲種種謬說所惑，偶與相接，又見其裝束奇特，言語殊異，生活苦窳，益信苗民爲特殊種族，決不與平民齊觀。此不僅爲苗民自身之不幸，就已往苗變，苗亂而

言，誅亡頻仍，死亡相積，制挽之勞，半於全國，抑亦國家之不幸也。向使從政於黔疆之官吏，俱如王守仁之真誠感化，胡林翼之德威教化，黎培敬之潛移默化，則苗疆宜可稍安，何至措置乖方，激成叛變乎！歷史固不能重演於今日，然站在國家民族之立場，苗民既屬於中華領域之人民，當然應視爲一體。且貴州抱江粵之上流，連接滇桂，界達川湘，爲整個西南之重心，而苗民散布，多至六十餘縣，佔全省八十一縣四分之三，擁有「自強」，「勇敢」，「刻苦」，「誠摯」種種美德，直接關於貴州之開發，間接有關整個民族之鞏固。故余不厭煩瑣，將調查所得，參證前人記述，編述成書，倘獲海內賢達廣續研討，使苗民問題得一正確解答，苗民生活獲相當改進，因以達民族復興之目的，區區私願，固如是耳。

關於苗民之記載，當推清代貴州公私書籍，如鄂爾泰等之貴州通志，田雯之黔書，李宗舫之黔記，陳浩等之苗蠻圖說，毛西垣之黔苗竹枝詞，愛必達之黔南識略，羅繞典之黔南職方紀略等，其著作年代多爲雍，乾，嘉三時期。最晚出者，亦有道光年間之作品，證之

今日苗寨情形，諸多不符。且去事實甚遠。蓋苗民經過咸同二十年變亂以後，其一切狀態自與往昔迥異。近百年來，外人對苗民早有專書研究，其最著者，當推英法人士，日美次之。一入苗寨，即攝製照片，量其身軀，測其知識，甚至注意手紋脚印，纖微畢至，刻苦治學之精神殊足令人佩歎。但其發表文字，謂苗民爲某種某族，淆惑觀聽，以冀遂其分化我整個民族之目的。本書期於徵信，何敢苟同，且進一步亦實有剖白之必要。故凡所取材料，除以往史志官書而外，注重苗寨現實材料之搜集。關於苗民日常生活之動態語言歌曲，製定表格，分途深入苗寨，按其實際，詳爲調查。凡風俗習慣，即非親目所睹，亦必出諸各處苗民及當地耆老之口述，反復參證，俾不失其真相。遇有奇特情形，則以照片爲佐證，以祛群疑。惟苗民社會，生活苦窳不堪，而其秉性則胆量最小，不稍與陌生之人見面。如稍不留意，則搜集材料之機因而坐失。故調查方法，先行深入苗民家庭，然後觀其動作，察其言行，以期無形中將苗寨一切現狀作詳密之分晰。否則，道聽塗說，以訛傳訛，益阻苗民改進之望矣。茲根據所得之材料，分兩方面述之。

一，歷史方面——苗民缺乏有系統之文字，又無正確之敘述以爲準據，而史志復多以神話炫人。且貴州在明代尙未建設省治以前，關於苗民之界限殊無可攷，直至遜清始確定今日貴州之疆域。故敘述苗民歷史，必先闡明古代苗民之來源，及傳說之錯誤，以正視聽。夷攷苗民之先，居於黃河流域，積有文化，涿鹿戰後，避地南荒，不得不復其初民生活，從事開闢。終因憑藉已失，不能與一般漢民競勝。然就整個中國文化言，則苗民實奠其基，惜書缺有間，未易得其詳情耳。清代苗民變亂情形，有足爲施政參攷者。其一爲雍乾時代，因征糧問題，激起苗變，牽動數省兵力，採取殺戮政策，開闢所謂古州爲新疆六廳，即今貴州東路台拱黃平黎平各縣。其二爲咸同時代，苗亂垂二十年，在清庭亟於戡亂，在官吏矇蔽邀功，苗民始則忍淚吞聲，繼則挺而走險，終則以生命財產爲孤注，作負隅之鬥，造成漢苗相殘之局，馴至元氣大傷，幾於不可收拾。

二，現狀方面——苗民現實動態，爲本書之主要部份。故關於苗民之衣食住，婚姻之構成及其演變，喪祭儀式，迷信觀念，莫不根據苗寨實際搜獲之資料，詳加

分析，逐段評述。如研究苗民之衣服，則詳叙其衣料來源，製造方式，織布機之改進。同時對於衣服有關之花紋，加以研討，舉例說明其與苗民生活之關係。至一般人對於苗寨之存鄙棄心理者，尚有雜婚，放蠱二端，本書則分別剖述之。

(一) 雜婚——苗民婚姻，採取自由擇配，徵求家長同意，並有各種儀式，頗合現代婚律。在婚前有「搖馬郎」「跳月」種種之媒介，使男女有獲選之機會。按周禮「孟春月令男女會合於野」，是古代已有此風俗，非苗民所特有，至有浸及於亂者，是其遷流結果之弊端，則亦詳為釋述，藉作改進之資。

(二) 放蠱——往昔相傳，苗女放蠱，故苗民自身對於蠱藥戒備森嚴。不許有此類情事發生於苗寨。且婚嫁多詳詢女子來歷，必有親戚切實介紹，否則不娶其女子，亦不能出嫁，此亦顯然嚴防蠱毒之證。

以上二端，係為一般概要。關於苗民稱謂之分析，士司史料之搜集，語言歌曲樂器之調查，皆佔主要之章節。蓋本書之目的，在提出「貴州苗民問題」，使國人對於苗民得一比較明白之概念，掃除過去錯誤之觀感，

對於稱謂，改「犬」傍為「人」傍，以示平等而正視聽。並詳述其生活苦窳，迷信尚深，智識缺乏，以期引起國人之同情心理，發生研究之興趣，檢討適當之政策，俾其「自強」，「刻苦」，「勇敢」，「誠摯」諸種美德，得發揚而光大之。則此一部份同胞，不僅對貴州之開發有直接之貢獻，即對於中華民族之永續生存亦必有最大之裨益也。

余編述本書大半，即出席川黔兩省專員會議。適與商務書館經理李拔可先生談及「貴州苗民問題」，敦促書成後交商務印書館出版。會後返黔，叠接李先生來函，催即付梓。但因材料搜集，中途發生困難，且苗寨需研討之問題甚多，非短期所能藏事，故欲此書能包括全苗寨之事實而饜國人之願望，事實殊不可能。然此項問題，在目前既迫切需要，故本書提出三個原則，以供國人之研討。

- 一，漢苗無族可分。
- 二，苗民自有其美德。
- 三，開發貴州必須改進苗民。

欲證實此問題，甚盼凡至貴州者，抽暇深入苗寨，忍耐一時之生活痛苦，自可認識苗民之精神，當知本書言之有據也。

——節錄拙著「貴州苗民問題」導言——

跋「廣西中越全界圖」

許道齡

禹貢學會日昨以重價購得一冊用舊方法畫的廣西中越全界圖。牠在學術史上沒有什麼價值，但在外交史上尤其是邊疆史上實佔很重要的地位。我們很願意把牠重印，以廣流傳，而保史料。可是經濟不許，一時不能做到。茲先把這本界圖繪成的歷史，約略的說一說。

圖序云：

考廣西中越界起於吞倉山，山以東爲廣東之欽州界，山以南爲越南之廣安省。是圖從吞倉山繪起，上列廣西；下列越南，中繫以界，一綫蜿蜒，首尾銜接，俾覽者瞭如指掌。然其大綱，仍不外乎前後會勘之總圖云爾。

圖說云：

右圖自吞倉山起至平而關止，計中尺六百零四里，是爲東路。自平而關起至各達村止，計中尺一千二百九十七里，是爲西路。今合東西路，共計中尺一千九百零一里，分繪圖約五十三方（按，即五十三面）。圖以山爲大綱，依山立界，關卡隘口附焉。次則內外村墟，溝路交錯，并我砲台營壘，星羅繪列。按圖：圓點爲界，長點爲路，雙鉤爲水，水多不通於外，其有間通中越河者，就爲註出。若夫山雖重岩疊嶂，大都無名，即詢之土人，均能悉其有名者註之，其無名者，則亦惟神游目想於巒烟瘴雨之區，而知其界之所在也。

圖跋云：

歲昨壬辰夏，與法使西威儀勘西路界畢，合圖書押，並核明前圖錯漏隘卡，凡六十二處，悉爲補正。而金龍峒亦遂收入，完我舊域，以外展拓無論已。既思中越界千九百餘里，縮繪多有未詳，因特遴員，窮涉崎嶇，周履細勘；并東路，逐段分繪，聯綴成帙，庶全界在目，咸瞭然於山川形勝，道路險阻，恍親瞰夫「朱鸞」之郡，與「白雉」之鄉焉。

光緒癸巳秋七月，廣西太平恩順兵備道監督鎮南關新建蔡希邵謹識。

考中國承認安南爲法保護國，與允許兩國另派員勘定邊境……都是清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法媾和新約（按，係對中法天津條約而言。）中的條款。這約成立後，清廷即欽派鴻臚寺鄧承修出爲勘界大臣，前往廣西，廣東會勘邊界（按，同時欽派周德潤往雲南勘界）。鄧氏奉旨後，即於八月一日帶同直隸候補道李興銳，工部郎中關朝宗，起居注主事楊宜治，候選知縣廖克恩等由海道南下，八月二十三日抵廣州，會總督張之洞，巡撫倪文蔚，熟商應辦事宜。九月初十日由水道啟程，因秋末水涸灘多，十月二十日始抵龍州。據鄧承修奏行抵桂邊日

期附陳關隘大略情形摺稱：「……法員尙無到邊消息……，至我國方面，所有東西路（按，當時勘界係以鎮南關爲中點，關以東曰東路，以西曰西路。）邊界，已經護撫臣李秉衡遴員帶同繪圖人等分歷隘卡勘繪」。這就是中越全界圖的初稿。但全上摺又謂，「十月二十九日奉到十月初二日密諭，「中越勘界事宜，關係重大，各國地圖，詳略不一，應以會典通志爲主」。承修復電謂即遵旨照辦（見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二）。又據會紀澤因中越界務與法勘界員巴品密談語錄謂，「法國委員所持地圖，新舊不同，精粗互異，大抵分界之處，欲遵大清會典及通志所載圖說爲主……」（見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一）。由此，可見這全界圖與以上所舉該兩書內所載的圖說不無關係。

十一月初，鄧承修至鎮南關會同李秉衡與法勘界員浦理變商勘界事宜。但雙方因諒山一段界綫之爭執，直至年底，未曾會勘。十二年二月初十日鄧承修又赴文淵州會浦理變。浦謂，「春深瘴重，宜趕辦」。從中段起，東至隘店隘（按，隘店隘疑即全界圖之愛店隘）。西至水口關，繪圖互認。定十五日起勘。

二月十五日由鎮南關起勘，十七日修衡會法使勘東

路，至由隘，十九日至羅隘，二十五日至那支隘，二十七日至隘店隘（即洗馬關），逐款辨誌繪圖。二十八日衡等在隘店隘與法勘界員會，書約畫押。這爲東路界圖的一段底稿。

三月初二日會勘西路：初五日至巴口，初七日至絹村，初九日至平而關。因瘴起水發，雙方議定停勘；另約議中歷十月初一日前往海寧，從廣東界起勘。同時并在該關書約畫押。這爲西路界圖的一段底稿（以上俱見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五）。

十月間浦理變因病回國，法改派狄隆爲勘界員，狄於十一月下旬由河內起程赴海寧，鄧等接報，也即由廣州趨欽。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芒街會議，雙方因江平，白龍尾，及黃竹等地界綫不清，爭持日久，沒法解決。十三年二月初五日，總署乃去電，略謂：

法使來署言，急盼界務速了，以免邊界肇衅，請將白龍尾及江平黃竹，暫從緩議。兩國勘界大臣，先自欽而至桂省全界，彼此不爭論之處，一律作速勘劃。或有爭論不決者，隨後由伊與署和平商酌……等語。頃得諭旨，飭署電達。希晤詢狄使，如接恭（按，恭係法國當時駐京公使，名斯當，也作思當，又作可當。）電相符，即會同照辦（見清季外交史料卷七〇，頁一二）。

先是（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鄧承修曾接總理衙門電稱，狄使已電請駐京公使赫斯當，由署商懇照雲南劃界例（按，雲南劃界，係各按地圖校證），當經奏，奉俞允……等語。於是（十三年二月）鄧承修等即遵前旨，携中國志圖及赫政所藏之英法十年前所繪中越界圖（見清季外交史料六十九，頁三十六）入校欽西，及續校桂東隘店隘至欽西一段，三月間蒞事。雙方繪圖書約。完成光緒十二年二月桂省東路界綫歷勘未畢的這段。而這一段的界圖，是免不了受英法近世中越界圖的影響了。

當時清廷懼外性成，鄧承修等之屢次力爭，總署很不滿意，故當桂省東路，粵省欽西界，未校畢以前，即兩度去電（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及二月初五日，共去兩電），囑將界務急盼速勘速了。鄧等知勢不可為，敷衍校勘。五月十七日總署電鄧承修，着即馳驛回京。鄧接電後，即趕辦結束，與張之洞吳大澂李秉衡等合奏一「粵桂邊界已與法國劃定摺（附界址清單二件）」（見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十二，頁二十八）。這是一篇官樣文章，蓋當時桂省西路界，事實上並不劃定。其未了事已由桂撫李秉衡請委張聯桂與蔡希辦理。六月二十日李秉衡致總理衙門電云：

接鄧大臣電，界務商務已畫押，即遵旨馳驛回京。秉衡到龍州，已及三年，省中司道，均非本班。現在界務已竣，所有返省事宜，似須衡回省切實統籌。至商務亦須先籌委員辦理。查新授臬司張聯桂，不久到粵，擬請委該司前來辦理，而以候補道蔡希辦理。至設立界牌事宜，即責令該司，督同地方官妥辦……。

此電發後，不久，秉衡即返桂林，關於界務與商務事交張聯桂負責，督同地方官蔡希等辦理。延至十八年法始改派西威儀與蔡希等會勘西路界畢，十九年根據前後會勘的草稿，繪就這廣西中越全界圖。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奕劻，徐用儀與法使施阿蘭在總理衙門將續定中法界務商務新約二本，彼此繕洋文各四分，公同畫押（見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頁三）。中法劃界事至是全部告竣。計前後共費時十年，是圖之成，不知幾經波折，喧賓奪主何其太甚！

月 華

國民廿五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第八卷

第二十七期（總號第二四九號）

本 期 目 錄

- 福德圖書館成立籌委會……………克 行
- 十字軍戰爭中之回教人與西方人……………納子嘉
- 伊斯蘭教之宗旨……………蘇盛華
- 雲南蒙化教民一瞥……………馬承天

蘇俄評論

第十期 第十卷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封面畫	克靈姆宮的襲擊
紀念十月革命第十九週年	
五週紀念獻辭	
五年來之中國與蘇聯	何漢文
五年來之蘇聯與第三國際	尹若夫
五年來之蘇聯外交鳥瞰	周潛六
五年來之蘇聯國防	胡世杰
五年來之蘇聯經濟計劃及其建設	朱惠之
五年來之蘇聯財政與金融	黃植生

五年來之蘇聯農業政策及其實踐	林辰
五年來之蘇聯遠東政策與軍事建設	朱茂榛
五年來之蘇聯教育情況	佑申
五年來之蘇聯哲學	葉青
五年來之蘇聯科學	李元暨
五年來之蘇聯戲劇	立達
五年來之蘇聯電影事業	徐浩
五年來之蘇聯婦女與兒童	叔靜
轉載——蘇聯之青年組織與訓練	劉詠堯

零售每冊一角二分
全年二十冊一元四角
南京沙路太平號

影印彙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出版

此書為明末徐子室鈕少雅所著南曲譜搜羅弘富考訂精詳遠勝通行之沈璟沈自晉諸譜且所引元明南戲傳奇失傳者有百餘種之多又可據以考見彼時戲曲之文字格律洵治戲曲及文學史者必備之書惟向無刻本傳鈔亦極稀見茲由戲曲文獻流通會以重價覓得康熙精鈔足本用朱墨兩色套版影印二百部公諸同好書印無多購請從速

全書一函十冊十二開本上等粉連紙磁青皮絲線裝定價國幣二十元廉售八折外埠加郵費二角三分

總代售處北平隆福寺街文奎堂書莊
電話東局六六五號

西夏書事 清吳廣成著

影印八本 廉價七圓

宋時之西夏，實與遼金同為邊患。據地既廣，稱帝自主，別造文字，行其教化，立國亦有百年之久。惟遼金有專史，而西夏則無之，讀史者恒感不便。清道光中，青浦吳廣成西齋獨留心於西夏事，輯自唐僖宗中和元年迄宋理宗寶慶三年，成西夏書事，於拓跋氏之事跡攷稽詳備。惜書出未久，板旋遭毀，傳本遂不多。數十年來，研究邊事者日衆，而西夏之文物又多發現，學者競作攷證，皆必覓西夏書事為參攷之資，因其書之難得，至有懸金而大索之者。供不應求，價值日高，勢非一般學者所能置，寧非憾事？敝號有鑒於此，爰覓得原刻初印本付之影印，定價低廉，以廣流傳。倘蒙賜顧，無任歡迎。

北平隆福寺街文奎堂書舖

突 崛

第三卷 第九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評英埃新約	
再論回民組織之重要性	
評艾迪博士講演	
中國回族教育之沒落及其改進芻議	馬秉義
讀了「向中國阿訇進一言」後	仁軒
新土耳其的勝利	
中國回教史（續五）	陳漢章
介紹一位溝通回漢文化的大師劉介廉先生	文遠

近十年來侮教案簡表	汪沛
臨潭匪情	丁正熙著
陝西渭南回教復興後之概況	
回疆詩話（續）	益陽蕭廷舉著
月夜懷鄉	瀘東馬裕恆著
回教近聞	馬忠孝遺稿
編後	編輯者

零售每冊五分
全年二十冊五角
南京曉莊突崛月刊社

三個收藏記述上海的西文書籍的目錄

胡道靜編錄

(甲) 白俠客氏收藏記述上海西文書籍目錄

(乙) 上海市博物館收藏西文上海指南目錄

(丙) 上海市通志館收藏記述上海西書目錄

上海的歷史，不祇是保存在本國文字的紀錄裏，并且有許多事情，在已往的本國文字紀錄裏，或是不詳細，或是竟沒有提及。譬如十七世紀初年，天主教在上海開教及其布道的狀況，在縣志裏僅些微的說到，而在法國則保存了詳細的紀錄。徐文定公（光啓）的孫女甘弟大，比利時國司鐸柏應理（Philippus Couplet）曾為她宣教的偉績寫下詳細的傳記，而在本國文字的紀錄裏則難找到關於她的敘述。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上海開放為商埠，並且由此而繁榮達於全國第一商港的地位，在這近百年間，參加上海這空間的活動者，已經差不多集合了地球上的各國人士。至於紀錄，自然也更紛繁起來。在外國文字的書中，不祇是有上海人文歷史的記述，并且有許多自然歷史的紀錄，考察與研究。

記述上海的西文書，有幾多人或是機關在搜集？這確是一個問題。上海市通志館在一九三二年七月正式成立，哪時候就決定新編的上海史，是應該把一切人類在

上海活動的歷史以及上海的自然歷史都紀錄進去。因此需要參考的書報文件，範圍就擴張得很大。當時我們找到的藏有記述上海的西文書籍的機關有兩個，是中華民國海關圖書館與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圖書館，他們對於這一類的圖書，都有相當的收藏，感謝他們允許上海市通志館儘量的應用，遂使工作收得了圓滿的效果。

後來，上海市通志館覺得自己的使命不祇是在於編纂市志，并且應該負起收集與保存地方文獻的責任；況且歷年以來，文物檔案之聚集於上海市通志館者，已經不在少數。自經意識的搜羅後，情況更是增進了一步，不過通志館的經費不充裕，而人手亦嫌太少，所以訪求常感不周，而好書未免交臂失之。最可惜的一件事，莫過於不能取得白俠客先生的西文上海文庫。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法嘉士夫人（Mrs. Frazer）舉辦

老上海展覽會，在會場中我們認識了一位德國人，白俠客先生 (Mr. S. B. Bosck)，不道他是我們的同志，在過去的多年中，他一個人搜集了不少的上海文獻——限於用西文寫的——裏面有些整套的報告書及遠年的地圖與圖片等，都是很珍貴的資料。因為普益地產公司倒閉的緣故，白先生在這一年的夏天失了業，此時乃願意以其心愛的收藏出讓。代價是相當的大，通志館雖極欲獲得它，終於因為經濟力不夠，祇得放棄了這計劃。白俠客氏的這一個收藏，數量及規模雖然不能比擬於莫利遜博士的東洋文庫【註】，可是性質很相近。通志館固不能得之，但是仍舊日日期望其為吾國的機關或私人之有力者所得，別使它的命運也跟莫利遜文庫一樣才好呢！

我們有一個感想，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活動的紀錄，以及遊歷的觀感錄，我們因係地主的關係，是應該要搜集，保存，并公開展覽的。

白俠客氏的上海文庫我們曾經抄了一個目錄保存着。通志館所藏西文記述上海之書，雖然不多，但歷年所得，也有些是海關及文會圖書館所未備的；最近也輯了一個目錄。新成立的上海市博物館，它的歷史部注重

於搜集上海地方歷史博物，於一九三六年八月收進了一套用英，法，俄三種文字寫的許多上海指南，也經通志館留下了一個目錄。從這三個目錄裏，可以知道用西文寫的關於上海的書很多，可以知道有些什麼書，知道牠們現藏在哪兒，更可以激發我們收集地方文獻的意念。

現在，我們把這三個目錄發表在這兒，供給大家做參考。

一九三六，九，一一。

* * *

【註】黃炎培先生：黃海環遊記，『莫利遜博士 (Dr. G. F. Morrison)，英屬澳洲人。清光緒二十三年始為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通信員，足跡幾遍中國各省；積二十年的資格，成為中國通。在民國初年，還當過總統府顧問。他發一種宏願，搜集世界用歐洲文字所寫關於極東各國問題的古今圖書文件。靠他不斷的努力，成為空前大貢獻，所謂莫利遜文庫就是。』

『這文庫所收圖書大小二萬四千餘冊，地圖畫片一千餘種，定期刊物一百十餘種；所用文字，包括英，法，德，俄，荷，意，拉丁，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丹麥，波蘭，匈牙利，希臘，芬蘭。所稱極東諸國，包括中華，朝鮮，日本，滿洲，蒙古，西伯利亞，新疆，俄領亞細亞，西藏，印度支那半島，東印度羣島，斐立賓羣島；而以中華為中心。』

『民國四五年間，莫氏忽大有感觸，願意把這文庫出賣。一時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美國公使芮恩施博士

都來競買。卒為日本岩崎男爵所得，價僅英金三萬五千磅。中國政府像沒有知道！中國一般有相當財力的，都像沒有知道！

『莫利遜出賣該項文庫於岩崎，訂有三個條件：一，永遠保藏一地，不許分散；二，保留莫利遜博士文庫名義；三，如作為同宗旨的大文庫的一部分也可以；但任何情形，總須與學者以閱覽的方便。

『現在呢，莫利遜文庫已擴大為東洋文庫，特建屋於東京市駒込上富士前町；當大正十二年九月關東大地震，該屋沒有殃及，總算東方文化上一宗幸事。而舊主人莫利遜博士，則已於文庫脫售後三年即一九二〇年，長逝於故國倫敦了』（pp. 46-49.）。

I

List of Publications on Shanghai

(Mr. S. B. Bosack's Collection)

SECTION "A"

SHANGHAI: HISTORICAL & DESCRIPTIVE-

GENERAL

-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by Arnold Wright. 848 pages with many illustrations, London, 1908.

Recollections of Life in the far East, by W. S. Wetmore, 60 pp. 1894.

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 by H. Lang. 60 pp. 1873.

Some Notes on the History and Folk Lore of Old Shanghai, by Rev. A. P. Parker, 1916.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by George Lanning & S. Couling, part 1, 504 pp., 1921.

Historic Shanghai, by C. A. Montalto de Jesus, 257 pp., 1909.

Shanghai: Its Municipality and the Chinese, by A. M. Kolenev, 548 pp., 1927.

Life in China, including special chapter on Shanghai with original Map of Shanghai and its Suburbs in 1857. By Rev. C. Milne, 715 pp., 1857.

Shanghai 1843-1893. The Model Settlement. Its Birth. Its Youth. Its Jubilee. 96pp. with Panoramic Photographs of the Bund in 1849 and 1893 and several other photographs. The Shanghai Mercury, 1893.

<p>Queen Victoria's Diamond Jubilee at Shanghai. 87 pp. with 34 photographs. Shanghai Mercury, 1897.</p> <p>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Changhai, by order of the French Municipal Council. 458 pp. with illustrations, Paris, 1929.</p> <p>Shanghai de La Sua Colonia Italiana (History of the Italian Colony in Shanghai), 47 pp. with illustrations. It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1911.</p> <p>The Shanghai Riot of 18th December 1905. 31 pp. with illustrations. North-China Herald, 1906.</p> <p>Shanghai and the Rebellion. 116 pp. with 2 maps. North-China Herald, 1913.</p> <p>The Second Revolution in China, by Piero Rudinger. 177 pp. with maps and illustrations. Shanghai Mercury, 1914.</p> <p>SECTION "B"</p> <p>SHANGHAI AND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p> <p>40 VOLUMES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p>	<p>REPORTS beginning 1st of April 1866 and ending 31st of December 1906- (1886 missing)</p> <p>67 ANNUAL AND SPECIAL REPORTS OF LAND RENTERS AND RATEPAYERS MEETINGS, FROM 1865 TO 1907.</p> <p>LAND REGULATIONS AND BY-LAWS for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of Shanghai North of the Yang-King-pang with Joint Minute of Ministers of the 24th September 1869, published in 1870 (Original Edition)</p> <p>Report of the Committee to revise the Land Regulations as per Resolution passed at a Special Meeting of Ratepayers on the 18th June 1874, with Remarks by the Council. 1875.</p> <p>Land Regulations together with Draft of Proposed Municipal Regulations and By-Laws of 1881. 55 pp., printed in Peking, 1882.</p> <p>Land Regulations and By-Laws for the Foreign</p>
--	--

<p>Settlements of Shanghai North of Yang-King pang, with alterations up to 1884.</p> <p>—ditto—with alterations up to 1898.</p> <p>Special Report on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American Settlement at Shanghai. 24 pp., with 2 photographs. S.M.C., 1893.</p> <p>Memorandum on Settlement Extension with Maps. S.M.C., 1912.</p> <p>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Guidance and Instruction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orce. 44 pp., 1881.</p> <p>Police Guide and Regulations published by the Order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 for 1896. 146 pp.</p> <p>SECTION "C"</p> <p>SHANGHAI REAL ESTATE</p> <p>Land Assessment Schedules of the ENGLISH SETTLEMENT:</p> <p>For 1880 Area Mow: 2,494</p> <p>Total Value: \$ 6,118,265</p>	<p>For 1882/89 Area Mow: 2,427</p> <p>Total Value: \$ 10,310,627</p> <p>For 1890 Area Mow: 2,193</p> <p>Total Value: \$ 12,397,810</p> <p>For 1896 with plan Area Mow: 2,193</p> <p>Total Value: \$ 18,532,573</p> <p>Land Assessment Schedules of the HONGKONG SETTLEMENT:</p> <p>For 1880 Area Mow: 2,401</p> <p>Total Value: \$ 1,945,325</p> <p>For 1882 Area Mow: 2,516</p> <p>Total Value: \$ 3,527,417</p> <p>For 1890/92 Area Mow: 3,224</p> <p>Total Value: \$ 5,110,145</p> <p>For 1899 with plan Area Mow: 4,369</p> <p>Total Value: \$ 14,320,576</p> <p>Land Assessment Schedule of the WESTERN DISTRICT with Cadastral Plan (First Assessment and Plan made, as the Western District was incorporated in</p>
--	--

<p>the Settlement area is 1899) dated October 1900.</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Area Mow: 3,170</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Total Value: \$ 5,256,832</p> <p>Establishment of the Municipal Cadestral Office.</p> <p>16 pp., 1906.</p> <p>Land Registr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entral Office for registration of land in Shanghai and its Surroundings. 16 pp. with 4 Specimen Plans. S. M. C., 1911.</p> <p>Land Registration in Shanghai. Evidence of Mr. F. S. A. Bourne, Asst. Judge H.B.M. Supreme Court, Taken in Chambers. A. Dalies v. A. E. Algar and P. M. Beesley, 21 April 1908.</p> <p>Notes on Shengko Procedure on the Whangpoo (Tenure and acquisition of Joreshore). A paper read by H. Heidenstam, C. E., on April 8th, 1919, before the Engineering Society of China. 19 pp. The Woosung Law Company. Prospectus of establishing a Foreign Settlement in Woosung on the Company's Estate of</p>	<p>over a square mile in area. 11 pp. with Coloured map. Dated 30th July. 1898. The Land Question, by John Dudgeon, M. D., C. M., of Peking. Published in London, 1886.</p> <p>SECTION "D"</p> <p>SHANGHAI - GENERAL</p> <p>Mixed Court Papers, by C. Alabaster. H. B. M's Acting Vice-Consul. No. 111 Statute Laws and Appendices with Scale of Punishments. 23 pp. No date (about 1864-1867)</p> <p>Report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al Committee by the Municipal Council.</p> <p>Part I - The Education of Foreign Children, 1910</p> <p>Part II -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 1912</p> <p>Suggested Draft of a Law Relating to Trade Marks. Compiled by a Special Joint Committee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and 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25</p>
--	--

<p>pp., Shanghai, 1919.</p> <p>Conference of British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China and Hongkong held in the Supreme Court, Shanghai, November 5th - 8th, 1919, 101 pages (Strictly Confidential).</p> <p>The Law of Enemy Property in China. Reports of the Cases decided in H. M. Supreme Court for China in 1917, 1918 and 1919, together with an Introductory Note by Sir H. de Sausmarez. Judge of H. B. M. Supreme Court for China. 55 pp., Shanghai Mercury, 1919.</p> <p>International Opium Conference. Reports of the Proceedings. February 1st to February 26th, 1909. 118 pp. in English and French, Vol. 1.</p> <p>-do,-Vol. 2, Report of the Delegations. 372 pp., with Map & Statistical Tables. 1909.</p> <p>SECTION "E"</p> <p>SHANGHAI WATERWAYS AND BRIDGES, CITY IMPROVEMENT, ETC.</p>	<p>Notes in Re Messrs. H. Fogg & Co's Wall;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Soochow Creek Bridge Company (the abolition of tolls) and Memoranda relating thereto. 33 pp., S. M. C., 1872.</p> <p>Report 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etc. of the Garden Bridge. 8 pp., S.M.C., 1889.</p> <p>Reports on the Plans and Estimates for the Proposed Garden Bridge across the Mouth of the Soochow Creek. 46 pp., S.M.C., 1889.</p> <p>The Yang-king-pang. Don't forget to come to the Ratepayers Meeting and vote to have this Creed. Culverted without further delay. 24 pp. with Map and illustrations. 1909.</p> <p>Correspondence with the French Municipal Council regarding the width of the Yang-king-pang creek. 19 pp. S.M.C., 1873.</p> <p>The Bridging of the Whangpoo and other Transport Schemes for Shanghai. By H. Berents. 9 pp. with Diagram. 1921.</p>
---	---

<p>Construction of a 305 ft. Span Railway Bridge across the Whangpoo, by E. T. Forestier. 8 pp. with plans. 1923.</p> <p>The Tonnage-Dues Fund, the Harbour of Shanghai, and the Wu-sung Bar, by Johannes Von Gumpach. 46 pp. 1872.</p> <p>Report to the 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on the Water Approaches to Shanghai, by J. de Rijke. 49 pp. with Plan. 1898.</p> <p>Shanghai—The Industrial & Commercial Metropolis? By H. von Heidenstam. The Engineering Society of China (Private and Confidential). 11 pp., 1919.</p> <p>An Account of Deep Woring near the Bubbling Well, by Thos. W. Kingsmill. 15 pp. with illustrations (Diagrams) 1907.</p> <p>Various Papers of the Engineering Society of China: Foundations in Shanghai, etc. 128 pp., 1903.</p> <p>Special Report on Proposed Municipal Buildings. S.M.C. 1874.</p>	<p>Report of the Municipal Building Committee. 11 pp. with plans. 1913.</p> <p>Rules with respect to New Chinese Buildings. 9 pp. 1901.</p> <p>—Ditto— Foreign Buildings, 53 pp., 1903.</p> <p>New Building Rules (Draft). 62 pp. S. M. C. 1916.</p> <p>SECTION "F"</p> <p>THE RECREATION FUND, THE S. V. C. AND THE FIRE BRIGADE</p> <p>History of the Shanghai Recreation Fund from 1860 to 1882 with an Account of the Shanghai Driving Course of 1862 (now the Bubbling Well road) and the Public Garden. Compiled by F. A. Groom. 1882. 198 pp.,</p> <p>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1853-1914. The Laying of the Commemoration Stone of the New Drill Hall and the Past History of the Corps. 24 pp. with illustrations. N.C.D.N. 1914.</p>
--	---

<p>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from 1853 to 1922. 84 pp. with illustrations. N.C.D.N. 1922.</p>	<p>Municipal Cadastral Map of the Hongkew Settlement, 1893.</p>
<p>Souvenir of the Jubilee of the Shanghai Fire Department (The History of the Brigades from the early days of the Settlements up to 1916). Illustrated. N.C.D.N. 1916.</p>	<p>Plan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of Shanghai. Directory & Chronicle 1875.</p>
<p>SECTION "G" SHANGHAI MAPS AND STREET PLANS Ground Plan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 of Shanghai from a Survey by F. B. Youel in May 1855. with Lot Numbers and Names of Land Renters, Showing also locations of various types of buildings. With View of the Bund in 1849 and 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p>	<p>Street Plan of the English, French and American Settlements, Published by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85.</p>
<p>Plan of Hong Kew (Hong Que) or American Settlement at Shanghai Surveyed, Lithographed and Published in 1864-66 by order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 of Shanghai, Scale 200 feet to an inch. Showing Lot Numbers and Locations of Buildings.</p>	<p>- ditto - 1887 - ditto - 1895 - ditto - 1898 - ditto - 1900 - ditto - 1903 - ditto - 1910 - ditto - 1913</p>
	<p>Street Plan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 (Central District) and French Settlement in Shanghai. Directory & Chronicle 1898. Street Plan of the Hongkew Settlement. Directory & Chronicle 1898.</p>

<p>Plan of Shanghai By S.M.C. 1904.</p>	<p>Shanghai: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by Rev. C. E. Darvent. 191 pages, illustrated. With Map. 1920.</p>
<p>Map of Shanghai. Hotel Metropole, 1903.</p>	<p>Guide du passager a Shanghai, published by Messageries Maritimes, in French and English. 20 pages with Map. No date, about 1901.</p>
<p>Map of Shanghai with Street Index, China Survey Co., 1913.</p>	<p>Hotel Metropole Guide to Shanghai. 76 pages with Map. 1903</p>
<p>Map of Shanghai, London, 1902.</p>	<p>- ditto - 1906</p>
<p>Map of the Shooting Districts Lying between Shanghai and Wuhu. By H. T. Wade and R. A. Villard, 1898.</p>	<p>The Travellers Guide to Shanghai. China Advertising Agency. 68 pp. Old Edition, Ho date.</p>
<p>- ditto - 1903.</p>	<p>- ditto - 76 pp.</p>
<p>See also Maps attached to Cadastral Books in Section "C".</p>	<p>- ditto - 106 pp. 1909</p>
<p>SECTION "H"</p>	<p>Astor House Hotel Guide to Shanghai. Old Edition. No date.</p>
<p>GUIDE BOOKS AND DESCRIPTIONS OF SHANGHAI</p>	<p>The Palace Hotel Guide to Shanghai. 33 pp. No date.</p>
<p>Rambles Round Shanghai, The Union. 196 pages with illustrations. 1899.</p>	<p>Guests' Guide to Shanghai. 40 pp. No date.</p>
<p>Shanghai by Night and Day. The Shanghai Mercury. 168 pages with illustrations. No date, about 1902.</p>	<p>Shanghai and its Vicinity. Compliments Kalee</p>

Hotel. 35 pages. No date.	
The Astor House Guide to Shanghai. 4 pp. with small Map. 1911.	
North China Guide Book with Map of Shanghai. 64 pp. Thos. Cook. 1912.	
The Guide to Shanghai. Oriental Advertising Agency. 136 pp. 1914.	
Information for Travellers Landing in Shanghai. Thos. Cook. 55 pages with Map. 1912.	
- ditto - 81 pp. Printed in London. No date.	
Guide Book published by Chinese Gov. Railways. 71 pp. 1918.	
Guide to Shanghai, by A. G. Hickmott. 75 pp. 1921	
Guide to Shanghai and China. Oriental Press. 100 pp. 1909.	
Tourists' Guide to China. California Directory Association. 68 pp. with Map. 1924.	
	- ditto - 128 pp. with Map. No date.
	Where to Shop in Shanghai. Hongkong and Shanghai Hotels. 40 pp. 1922.
	The Advertisers Handbook to Shanghai - Guide and Manual. W. Harvey's Advertising Agency. 1912.
	SECTION "I"
	SHANGHAI HONG LISTS
	The Desk Hong List. A General and Business Directory for Shanghai and the Northern River Ports, Japan, etc. Published by the North-China Herald. 1875.
	- ditto - 1876. incl. List of Foreign Resid -ents in Sh'ai in 1850
	- ditto - 1882. pp. 1-14 missing
	- ditto - 1887. incl. List of

<p>Subscribers to Telephone Exchange</p>	<p>etc.) By Kelly & Walsh. Shanghai: Its Sights and Scenes. 42 Views by Kelly & Walsh. No date, about 1905.</p>
<p>- ditto - 1888.</p>	<p>29 Views of Shanghai by K. J. Williams, Jeweller. No date, about 1905.</p>
<p>- ditto - 1891.</p>	<p>No date, about 1905.</p>
<p>SECTION "J"</p>	
<p>SHANGHAI PHOTOGRAPHS & VIEWS</p>	
<p>(See also Section "A")</p>	
<p>Panoramic View of the Shanghai Waterfront, from the Chinese Bund up to the Yangtzepoo Creek and beyond, showing the first Customs (Joss House), etc.</p>	<p>Report on Proposed Waterworks for Shanghai. 13 pp. S.M.C. 1872.</p>
<p>By Kung Tai. 12 Folding Photographs 11 x 7 $\frac{1}{4}$ inches each. Taken about 1880-85.</p>	<p>Report by the Special Committee of Ratepayers appointed to consider the Plans and Proposals of the Woosung Road Compan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ramway in Shanghai. 15 pp. S. M. C., August, 1873.</p>
<p>Panoramic View of the Bund in 1918 (The Old Customs with the Clock Tower). 49 x 7 $\frac{3}{4}$ inches.</p>	<p>Proposed Telephone Service Franchises. Tender by the China and Japan Telephone Company together with Correspondence on the subject between the Municipal Council and the Company. 30 pp., 1899.</p>
<p>Panoramic View of Bubbling Well Road - Nanking Road - Tibet Road in 1926. 50 x 7 $\frac{1}{2}$ inches.</p>	<p>Tramway Concession. Text of Agreement and</p>
<p>12 Varge Views of Shanghai during the Great Snowfall of 1893, showing the Malloo (Nanking road,</p>	<p></p>

<p>Notes. 34 pp. S.M.C. 1913.</p> <p>Shanghai Mutual Telephone Co., Ltd. Report of the Telephone Inquiry Committee with Directors' Observations thereon, and Reprint of Complete Verbatim Evidence taken by the Committee during its sittings. 126 pp. June, 1908.</p>	<p>The Shanghai Mutual Telephone Company. Historical Notes 1900-1930, Compiled by A. J. P. 34 pp. with several Diagrams.</p> <p>SECTION "L"</p> <p>MONETARY & CURRENCY MATTERS</p> <p>Memorandum on a New Monetary System for Chin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 pp.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Shanghai, 1903</p>
<p>The Shanghai Gas Company, History of. Reprinted from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7 pp. with illustrations, 1909.</p> <p>The Shanghai Electric Construction Company. 3rd, 4th & 5th Annual Meeting Reports for 1909, 10, 11, and Reports of Directors from 1st July 1908 to 31 Dec. 1909</p>	<p>Uniform National Currency for China. 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private circulation, not for publication) 8 pp. 1908.</p> <p>Notes on Money Matte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a. From the National Review. 196 pp. Shanghai, 1910.</p>
<p>Shanghai Tramways. Statement in Favour of Extensions of Railles Electric Traction, with 2 plans. 1917</p> <p>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S. M. C. and the Shanghai Electric Construction Company re Overcrowding, etc. 11 pp. 1920</p>	<p>Currency. 21 pp. 1916.</p> <p>A Record of Exchange: Bar Silver, T. T., 4 m/s Credit. From 1890 to 1918. By H. F. Bell. 86 pp.</p>

1919.

SECTION "M"

MISCELLANEOUS

- 44 Pamphlets of Annual Reports, Mostly illustrated, of the following Shanghai Institutions:
 - Mission to Rikishawmen;
 - The Door of Hope;
 - Foreign Women's Home;
 - Moral Welfare League;
 - Refuge for the Chinese Slave Children;
 - Institution for the Chinese Blind;
 -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 Natural Feet Society.
- 17 Anniversary Pamphlets of Various Organizations.
- 15 Pamphlets of Rules and By-laws of Various Clubs, etc.

BOOKS TO SHANGHAI

(By City Museum of Greater Shanghai)

- Hotel Metropole, Guide Book to Shanghai and Environs containing all necessary informations for tourists and others. Written and compiled by W. E. B. Printed by the Oriental Press, Shanghai, 1903. 76 pages, with a map of Shanghai (Scale: 1,000 feet to one inch.)
- _____
- The Guide to Shanghai, 1919. Written in Russian. 215 + 6 + 26 + 8 pages.
- _____
- The Travellers Guide to Shanghai and its Environs, 1914. (Appendix: La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Shanghai) Published by the Oriental Advertising Co., Ltd. Compiled for the Publishers by R. Jewelleryn Jones. Printed by the Oriental Press, Shanghai. 136 pages.
- _____

II
A COLLECTION OF GUIDE

Guide to Shanghai, 1921. Published by A. G. Hickmott. Printed by the Shanghai Mercury, Ltd. 75 + XXXV pages, with Map of Shanghai.

(Publisher's Note: The Guide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06 and was issued annually until 1913. Owing to the dislocation of business during the war, there has been no publication since 1913. Then again submitting from 1921.)

Guests' Guide to Shanghai, China. Compliments of Astor House Hotel. Compiled by California Directory Co. Printed by the Shanghai Mercury, Ltd. No date, but about 1917. 40 pages, with Map of Shanghai (Foreign Settlements.)

Shanghai and its Vicinity. Published by Kalee Hotel, Ltd. Printed by the Shanghai Times. No date, but about 1909. 55 pages.

Astor House Hotel, Guide to Shanghai and its Vicinity, 1907. Published by the China Advertising Co., Shanghai. 106 + XI, pages.

Astor House Hotel, Guide to Shanghai and its Vicinity, 1908. Published by the China Advertising Co., Shanghai. 106 + XLIV pages.

Ladies' Directory or Red Book for Shanghai, for the year 1886. 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 1886. 151 pages.

Ditto, for the year 1918. 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Office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 Ltd., 1917. 172 pp.

The Palace Hotel, Guide to Shanghai, March, 1909. Printed in the Oriental Press, Shanghai. 46 pages.

<p>_____</p> <p>Berol's Guide to Shanghai in Particular and China in General. Copyrighted 1904, William Berol. Presented by the Hotel des Colonies Co., Ltd.,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Oriental Press, Shanghai. VI + 78 pages, with Map of Shanghai (Scale: 1,000 feet to 1 inch.)</p> <p>_____</p> <p>The Palace Hotel, Guide and Souvenir for Visitors to Shanghai (China). Printed by Tillotson and Son, Ltd., London. No date, but about 1908. 38 pages.</p> <p>_____</p> <p>Information for Travellers Landing at Shanghai. Published by Thos. Cook & Son. No date, but about 1909. 76 pages, with Plan of Shanghai (Foreign Settlements.)</p> <p>_____</p> <p>Guide to Shanghai. Issued by the Astor House</p>	<p>Hotel. Printed by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 1911. 41 pages, with Cook's Map to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of Shanghai.</p> <p>_____</p> <p>The Travellers Guide to Shanghai and its Vicinity. Published by the China Advertising Co. After 1908. 98 + XXXV pages.</p> <p>_____</p> <p>Ditto. After 1908. 76 + XXIV pages.</p> <p>(Note: The Contents of the above two copies are similarly as the Astor House Hotel: Guide to Shanghai and its Vicinity.)</p> <p>_____</p> <p>Guide to Shanghai and China. The Oriental Press. June, 1909. 100 pages.</p> <p>(Note: This is truly a re-printing copy to Berol's Guide to Shanghai and China.)</p> <p>_____</p> <p>Madrolle: Chang-hai et la Vallée du Fleuve Bleu.</p>
---	---

Librairie Hachette, Paris, 1911. XIX + 131 + 24 pages,
with 13 Cartes ou Plans.

1933. VI + 24 pages.
Denkschrift Uber die Deutsche Bücherspende an
die Oriental Library (Mit Einem Katalog). The
Oriental Library Restoration Committee, 1935.

III

H. C. B.'s Collection

WORKS RELATING TO SHANGHAI
WRITTEN IN OCCIDENTAL
LANGUAGES

La Donation des Livres Français à la Bibliothèque
Orientale. Le Comité de la Restauration de la
Bibliothèque Orientale, 1935.

LANGUAGES

060 GENERAL LEARNED SOCIETIES.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Dewey's Decimal
System.)

Hand-book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By
W. Y. Chyne. 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1936. 282 + XXXIII pages.

History Compilation Bureau of Greater Shanghai
August 31, 1936.

La Langue Française en Chine et le Rôle de l'Alli-
ance Française: Rapport présenté au Congrès Générale
de l'Alliance française les 14, 15, 16 juillet 1931 à
Paris, par Ch. Grosbois, délégué général de l'Alliance
française en Chine. 28 pages.

020 LIBRARY.

Customs Reference Library, Republic of China.:
By-Laws and Extracts from Regulations. 1931.

070 JOURNALS.

Alliance Française, Règlement de la Bibliothèque.
6 pages.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Edited by A.
de C. Soweby.

The Oriental Library - A Recapitulation. Issued
by the Oriental Library Restoration Committee. Dec.,

Vol. I	Nos. 2, 3, 4	1923
Vol. II		1924
Vol. III		1925
Vol. IV		1926
Vol. V		1926
Vol. VI		1927
Vol. VII		1927
Vol. VIII		1928
Vol. IX		1928
Vol. X		1929
Vol. XI		1929
Vol. XII		1930
Vol. XIII		1930
Vol. XIV	Nos. 1, 3, 6	1931
Vol. XV		1931
Vol. XVI		1932
Vol. XVII		1932
Vol. XVIII		1933
Vol. XIX	Nos. 1-3, 5	1933

Vol. XX		1934
Vol. XXI		1934
Vol. XXII	Nos. 1 - 5	1935
Vol. XXIII		1935
Vol. XXIV	Nos. 1 - 2	1936

The Shanghaiander.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Carl Crow.

Vol. II	Nos. 6-8, 11-12	1934.
Vol. III	Nos. 2, 9-11	1935.
Vol. IV	Nos. 1-3, 5-9	1936.

282 ROMAN CATHOLIC CHURCH.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Par J. de la
Sévière, S. J.

284 PROTESTANT MISSIONS.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28. Christian
Literary Society, Shanghai.

China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Year
Book, 1931-1932-1933-1934-1935.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nd the

<p>Future of China. Published by Publication Dept., National Committee Y. M. C. A.'s of China, 1926. 93 pages.</p> <p>Y. M. C. A.: Volunteer Service. By J. H. Geldart.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Shanghai, 1926. 42 pages.</p> <p>The First Quarter Century of the Y. M. C. A. in China, 1895-1920. By D. Williard Lyon.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1920. 15 pages.</p> <p>Projects in Y. M. C. A. Work. By J. C. Clark.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1926. VI + 64 pages.</p> <p>A Guide to Important Mission Stations in Eastern China. Edited by Paul Hutchinson. The Mission Book Company, Shanghai, 1920. IV + 184 pages.</p> <p>Report of the Chinese Tract Society, 1902. Printed at the Shanghai Daily Press Office, 1903. 54 + XXVIII pages.</p> <p>Christian Progress in China, gleaned from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many workers. By Arnold</p>	<p>Foster.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89. 255 pages.</p> <p>The China Mission Hand - book, first issu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334 pages, with maps.</p> <p>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6-9, 1896.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291 pages.</p> <p>A History of Southern Baptist Work in Shanghai, from 1847 to 1935. By Miss Willie H. Kelly. Especially written for the History Compilation Bureau of Greater Shanghai.</p> <p>327 DIPLOMACY.</p> <p>Liste Chronologique des Consuls de France a Chang-hai et Aperçu de Leurs Principaux Travaux, 1848-1912. In Chinese and French.</p> <p>Personnel des Consulats, Changhai, 1934.</p> <p>Ditto, 1935. III + 39 pages.</p>
--	---

<p>Treaties Between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together with Regulations for the conduct of foreign trade, Conventions, Agreements, Regulations, etc. First edition, 1877, edited by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Fifth edition, 8th October, 1903. 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North-China Herald, Ltd.", Shanghai, 1906. 354 pages.</p> <p>Treaties with China. 448 pages.</p> <p>331 LABORERS.</p> <p>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The City Government of Greater Shanghai:</p> <p>Annual Report, on Labor Strikes in Greater Shanghai, 1928. In Chinese and English.</p> <p>Ditto: Strikes and Lockouts, Greater Shanghai, 1929. In Chinese and English.</p> <p>Ditto: Strikes and Lockouts in Shanghai from 1918 to 1932. In Chinese and English.</p> <p>Ditto: Industrial Disputes (not including strikes and lockouts), Greater Shanghai, 1929. In Chinese</p>	<p>and English.</p> <p>Ditto: Industrial Disputes in Shanghai from 1928 to 1932. In Chinese and English.</p> <p>Ditto: The Cost of Living Index Numbers of Laborers, Greater Shanghai, January 1926 to December 1931. In Chinese & English.</p> <p>Ditto: Standard of Living of Shanghai Laborers. Published in 1934. In Chinese & English.</p> <p>Ditto: Wages and Hours of Labor, Greater Shanghai, 1929. In Chinese and English.</p> <p>Ditto: Wage Rates in Shanghai. Published in 1935. In Chinese and English.</p> <p>333 LAND.</p> <p>Land Regulations and By-laws for the Foreign Settlement of Shanghai, North of Yanghingpa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1926. In Chinese and English.</p> <p>Land List. British Consulate General, Shanghai, 1933. 135 + 19 Pages.</p>
---	---

336. 26 CUSTOMS.

Manual of Customs' Practice at Shanghai under the various treaties entered into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By S. H. Abbass. Kelly and Walsh, Ltd. 1894. XIII + 231 pages.

352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Handbook of Local Regulations including land regulations, by-laws, municipal regulations and other information, license conditions, permits, and traffic and tramway regulations. Printed by Kelly & Walsh, Ltd. 1918. V + 136 pages.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Report, 1879-1890-1891-1892-1893-1894-1895-1896-1897-1898-1899-1890-1901-1902-1903-1922-1923-1924-1929-1932-1933-1934-1935.

S. M. C : Health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1911. 48 pages.

Municipal Gazette, 1932-36.

Report of the Hon. Richard Feetham, C. M. G.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 1931. Vol. 1 372 pages. - Vol. II. 238 pages. - Vol. III. 46 pages.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Regulations for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October, 1922.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 VI + 81 page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Règlements Municipaux, 1910. Kelly & Walsh, Ltd. 101 pages.

Ditto: Règlements Administratif du Personnel Chinois, 1931. In Chinese and French.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a Changhai, Compte-Rendus de la Gestion pour L'Exercice, 1934-1935.

361 CHARITABLE INSTITUTION.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1864-1914. A Visit to the Orphanage of T'u Se Wei.

T'ou-sè-wè Nos. 1-3.

<p>370 SCHOOLS. Catalogue of McTyeire School, 1922-23. 44 pages. Woman's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 8th Annual Announcement, Session of 1932-33. 47 pages. Ditto, Bulletin, 1934-35. St. John's University, 1879-1929. 92 pages. Fifty years of St. John's, 1879-1929. 11 pages. Sain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 Diamond Jubilee, Souvenir Album, 1934. 380 COMMERCE. Chambre de Commerce Française de China: Rapport sur la Situation Commerciale en Chine, présenté à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u 20 Juin 1930 par M. Pierre Dupuy. 17 pages. Ditto: Rapport sur la Situation Economique en Chine, présenté à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u 19 Juin 1931 par M. Pierre Dupuy. 30 pages. Ditto, 10 Juin 1932 par M. J. Donné. 15 pages. Ditto, 22 Juin 1933 par M. J. Donné. 17 pages.</p>	<p>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 ber, 1927 and Minute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Members held on March 27th 1928. 46 pages. Proposals for Amending the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Registration of Trade Marks (English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Deutsche Vereinigung. Germa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1905. 58 pages. China and Far East, Finance and Commerce Year Book, 1921-22. Edited by Edwin J. Dingle and F. L. Pratt. Commercial Handbook of China. Vol. I. By Julian Arnold.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A Handbook of Chinese Trade Customs. By Chow Kwong-Shu. 236 pages. 382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1864-1928.</p>
---	---

- By C. Yang, H. B. Hau & others.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1931. (In Chinese and English.)
- Statistic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1912-1930. The Research Dept., Bank of China, 1931. (In Chinese and English.)
- 385 RAILROADS.
- Chinese Government Railways: Shanghai-Nanking Line, Rules and Regulation, 1922. IV + 264 + XXXIX pages.
- The Chinese Railways, a historical survey. By Cheng Lin. China United Press, 1935.
- 386 HIGHWAYS.
- Official Catalogue of the National Good Roads Exhibition, 1931.
- 495.7 DIALECTS.
- Bibliothèque T'ou-wo, Tome V: Grammaire de Style, Mécanisme-Phraséologie. Lithographie de T'ou-sé-wè, 1911. 165 pages.
-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By J. Edkin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Second Edition, Corrected.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868. 225 + VIII pages.
-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By R. A. Parker (Official Translator and Director of Chinese studies for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1923. III + 211 + 44 pages.
-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By Rev. F. L. Hawks Pott. Revised Edition. Printed at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24. XII + 174 pages.
- Broken China, a vocabulary of Pidgin English. By A. P. Hill. The Oriental Press. 1920. 73 + VIII pages.
- 520 ASTRONOMY.
- Observatoire de Zi-ka-wei: Annales de l'Observatoire Astronomique de Zô-sè. Tome XVIII. Amas et Champs D'Étoiles d'après des Plaques Photographi-

<p>ques Prises de 1900 a 1925. Par le P. S. Chevalier, S. J.</p> <p>Annales de Zô-Sè, Tome XVII, Fasc. I-VI. Par le P. H. de la Villemarqué, S. J.</p> <p>522.1 OBSERVATORY.</p> <p>I, Observatoire de Zi-Ka-Wei (In English). Imprimerie d'Art. G. Bouïan, Paris. 1928.</p> <p>528 ÉPHÉMÉRIDES, NAUTIC ALMANACS. Observatoire de Zi-Ka-Wei: Calendrier-Annuaire, Pour 1932.</p> <p>Hydrographic Department, China.: Chinese Admiralty Tide Tables containing tidal predictions for Side Saddle, Woosung-Shihpu Road. 5th issue for the Year 1932.</p> <p>Ditto: Chinese Admiralty Tide Tables containing tidal predictions for Shihpu Road, Side Saddle, Woosung, Tsingtao. 7th issue for the year 1934.</p> <p>Ditto: 8th issue for the year 1935.</p> <p>Ditto: 9th issue for the year 1936.</p>	<p>China Coaster's Tide Book and Nautical Pocket Manual, for the year 1932. Printed b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p> <p>Ditto, for the year 1933.</p> <p>Ditto, for the year 1935.</p> <p>Ditto, for the year 1936.</p> <p>533.3 ATMOSPHERE!</p> <p>Zi-ka-wei Observatory: Typhoons in 1928. To the members of the 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by Father H. Gherzi, S. J. 23 pages.</p> <p>Ditto, 1929. 23 pages.</p> <p>Ditto, 1930. 20 pages.</p> <p>Ditto, 1934. 43 pages.</p> <p>Zi-ka-wei Observatory: Atlas of the Tracks of 620 Typhoons, 1893-1918. By Louis Proc, S. J.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1920.</p> <p>Zi-ka-wei Observatory: The Typhoon of July 28th 1915 (the Chinhai Typhoon) and its effects at Shanghai. By Louis Proc, S. J. Printed at the T'ou-</p>
---	--

sè-wè Orphanage Press, 1915.

538.7 TERRESTRIAL MAGNETISM.

Observatoire de Zi-ka-wei: Etudes sur la Magnétisme Terrestre a Zi-ka-wei et Lu-kai-pang, 1877-1929. Résumées. Par J. de Moïdrey, S. J.

Observations Magnétiques faites à l'Observatoire de Lu-kia-pang. Tome XV Années 1927-28.

551 PHYSICAL AND DYNAMIC GEOLOGY.

Observatoire Magnétique, Météorologique et Sismologique de Zi-ka-wei (China), Bulletin des Observations, 1921-1923-1924-1925-1926-1927-1928-1929-

1930. (Tomes: XLVII-XLIX-L-LI-LII-LIII-LIV-LV-LVI)

Observatoire Météorologique et Sismologique de Zi-ka-wei, Bulletin des Observations. Tome LVII. Année 1931.

Observatoire de Zi-ka-wei: Revue Mensuelle.

Janvier-Décembre, 1934-Janvier-Décembre, 1935.

551.2 SEISMOLOGY.

Observatoire de Zi-ka-wei: Notes de Seismologie,

No. II - Seismographes Galtzine et séismes locaux ondes longues "Z" et temps orageux. Seismogrammes Speciaux 1929 et 1931. Par le P. P. F. Gherzi, S. J.

551.5 METEOROLOGY.

Sicawei Observatory: Notes on the Climate of Shanghai, 1873-1902. By J. de Moïdrey, S. J. Oriental Press, 1904. 40 pages.

Observatoire de Zi-ka-wei: Atlas Thermométrique de la Chine. Par la P. Ernest Gherzi, S. J.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1934.

551.51 WINDS.

Zi-ka-wei Observatory: The Winds and the Upper Air Currents Along the China Coast and in the Yangtze Valley. By Father Ernest Gherzi, S. J. Catholic Mission Press, T'ou-sè-wè, 1931.

551.57 MOISTURE; RAINFALL.

Observatoire de Zi-ka-wei: Atlas de l'Humidité Relative en China. Par la P. Ernest Gherzi, S. J.

<p>Imprimerie de T'ou-sè-wè, 1934.</p> <p>Observatoire de Zi-ka-wei: Etude sur la Pluie en Chine, 1873-1925. Par le P. E. Gherzi, S. J. Ire Partie-Les Resultats. IIe Partie-Les Observations.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à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1928.</p> <p>Observatoire de Zi-ka-wei: Etude sur la Pluie en Chine, 1873-1925. Par la P. E. Gherzi, S. J. Atlas, distribution des Pluie en Chine par Mois, Saisons, Annee.</p> <p>598 BIRDS.</p> <p>Shanghai Birds, a study of bird life in Shanghai and the surrounding district. By E. S. Wilkinson.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 1929. 243 + XXXI pages, with coloured plates from paintings by Gronvold.</p> <p>The Shanghai Bird Year, a calendar of bird life in the country around Shanghai. N.-C. Daily News & Herald, Ltd. 1935. 219 pages.</p>	<p>620 ENGINEERING.</p> <p>The Engineering Society of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and Report of the Council. Vol. XVIII, 1918-19. Printed in Kelly and Walsh, Ltd. 1919.</p> <p>Ditto, Vol. XXIX, 1930-31. Printed in North-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 Ltd. 1931.</p> <p>627 HARBOUR.</p> <p>Whangpoo Conservancy Board, Shanghai Harbour Investigation (Series 1-General Data-Report No. 7): Various Reports to the Engineer-in-chief on Special Investigations, Shanghai, 1921.</p> <p>Whangpoo Conservancy Board (General Series-Report No. 8.): The Port of Shanghai. Seventh Revised Edition, 1932.</p> <p>Hydrographic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vy: Shanghai Port Facilities. First Edition, 1926.</p> <p>628 WATERWORKS.</p> <p>Shanghai Waterworks Company, Limit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to Water Fittings in Private Proper-</p>
--	--

- ties. Printed in Kelly and Walsh, Ltd. 1921. 48 pages.
636. 7 DOGS.
China Kennel Club: Year Book and Dog Show Programme, Shanghai, April 29th, 1934. 81 + IV pages.
647. 94 HOTHS.
Facts about the Park-Hotel. 20 pages.
- 710 GARDENING.
Shanghai Gardens with not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hot house plants, flowers, & C. Shanghai Mercury, Ltd. 1910. 114 pages.
- Shanghai Horticultural Society: Flower Show. Fortieth Anniversary, May 1875-May 1915. 34 pages.
- 770 PHOTOGRAPHS.
Shanghai of To-day, a souvenir album of fifty Vandyke Gravure prints of "The Model Settlement", Introduction by F. L. Hawks Pott. 3rd Edition.
- Revised. Kelly and Walsh, Ltd. 1930.
So - This is Shanghai, a handbook contains 26 photographs. Kelly and Walsh, Ltd. 1935.
Shanghai, a handbook contains 16 photographs. Max Nössler & Co., Shanghai. No date, about 1906.
- 796 ATHLETICS; SPORTS.
Report of the 5th Far Eastern Championship Games held May 30th-June 4th 1921 at Hongkew Park, Shanghai, China. By the Contest Committee of the Far Eastern Athletic Association. 58 pages.
Official Report of the 8th Far Eastern Championship Games, Shanghai, 1927. 175 pages.
Official Program of the 5th Far Eastern Championships and Open International Games. 89 pages.
Nation Sports Guide for the 6th National Athletic Meet, Shanghai Civic Centre Stadium, October 10th-20th, 1935. 64 pages.
Shanghai Yacht Club, 1868-1934, a history of the club written from the files of the North-China Herald

<p>and published as a souvenir at the opening of the new club house in the Minghong Beach on the 8th of July 1934.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 52 pages.</p>	<p>XXVII + 132 + 12 + 8 pages. Shanghai Guide, June 1930. By T. Saphiere. 145 pages. Hotel Metropol: Guide to Shanghai. Written and compiled by W. E. B. The Oriental Press, 1903. 76 pages with maps of Shanghai.</p>
<p>A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Paper Hunt Club, 1863-1930. By C. Noel. Davis. Illustrated by Edmund Toeg in line and colour with six Maps of the Riding Country in and around Shanghai and numerous photographs. Kelly and Walsh, Ltd.</p>	<p>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 Edition 1934-35.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Press, Shanghai. XIV-225 pages. Shanghai,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By Rev. C. E. Darwent. Kelly & Walsh, Ltd. First Issue, XX + 222 pages. Printed by Hazell, Watson and Viney, Ltd., London. No date, about 1903.</p>
<p>808.1 POETRY. Shanghai Day and Nights. Rimes by "Tug", Illustrated by Forrest Pendergast, 1934. Copyright applied for in the U.S.A.</p>	<p>Ditto.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XXII + 191 + XIII pages. Jan., 1920. Enlarged.</p>
<p>910.2 GUIDE BOOKS; DIRECTORIES. Guide to Shanghai, 1921. By A. G. Hicknott. Printed by the Shanghai Mercury, Ltd. 75 + XXXV pages.</p>	<p>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 1929. 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office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p>
<p>Shang-hai and the Valley of the Blue River, with maps and plans. Hachette and Co., Paris, 1912.</p>	

<p>China Hong List, 1932. 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office of the N. - C. Daily News & Herald, Ltd.</p> <p>Ditto. 1933.</p> <p>Ditto. 1936.</p> <p>Shanghai Directory, 1932. 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Office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p> <p>The Little Blue Book of Shanghai, 1931. Published by Isida Trade Association.</p> <p>Ditto. 1932.</p> <p>Credit Men's Business Directory of China, 1934.</p> <p>Published by Bankers' Co-operative Credit Service, Ltd.</p> <p>Credit Men's Business Directory of Shanghai, 1933.</p> <p>Ditto. 1935.</p> <p>Ditto. 1936.</p> <p>915 TRAVEL.</p> <p>Journal de Mon Troisième Voyage d'Exploration</p>	<p>dans l'Empire Chinois. Par M. l'Abbé Armand David. Librairie Hachette, Paris, 1875.</p> <p>Le Tapis Vert du Pacifique. Par Roger Labonne. Editions Berger-Levrault, Paris. 1936. 2e Edition. 290 + X pages.</p> <p>Shanghai Country Walks. By F. S. Wilkinson.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 1932. 113 pages.</p> <p>951 HISTORY.</p> <p>Ch. B. Maybon et Jean Fredet: 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Changhai.</p> <p>C. 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The Shanghai Mercury, Ltd. 1909, XXVIII + 257 pages.</p> <p>A. M. Kotenev: Shanghai, 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 1925. XXXVI + 588 pages.</p> <p>A. M. Kotenev: Shanghai, Its Municipality and the Chines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p>
---	--

1927. XVII + 548 pages.

F. L. Hawks Pott: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Kelly & Walsh, Ltd. 1928. XIII + 336 pages, with 7 illustrations and 1 map.

Ching-lin Hsia: The Status of Shanghai,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Kelly & Walsh, Ltd. 1929. 202 pages.

The Boxer Rising: A History of the Boxer Trouble in China. Reprinted from the "Shanghai Mercury". 2nd Edition. Printed at the Shanghai Mercury, Ltd. August, 1901. 174 + X pages.

St. Piero Rudinger: The Second Revolution in China, 1913. My adventures in and around Shanghai Mercury, Ltd. 1914.

The Nanking Road Tragedy, Verbatim Report of the trail of persons arres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ffairs of May 30 and June 1, 1925, at the International Mixed Court, Shanghai. Chung-Hwa Book Co., Ltd.

1925. 415 pages.

Information and Opinion Concern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Manchuria and Shanghai from sources other than Chinese. Edited By K. N. Lei.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Bar Association, 1932. XI + 445 pages.

Symposium on Japan's Undeclared War in Shanghai, with a chronological list of events in Shanghai since January 18, 1932.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Shanghai, March, 1932. 207 + XV pages.

Shanghai by Night and Day. Vol. I. Shanghai Mercury, Ltd., Shanghai. 168 pages.

氣象雜誌

第十二卷 第十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出版

長期天氣預告的物理基礎.....	徐長望著	許鑑明譯
峨眉山之雨量.....	徐長望著	許鑑明譯
日本之颱風研究.....	岡田武松著	許鑑明譯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全國天氣概況.....
氣象消息與通訊.....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各地氣象紀錄摘要.....
零售每冊一角五分	全年十二冊一元五角
發行所	中國氣象學會編輯委員會

「中國古代地名考證索引」略例

朱俊英

一、爲準備編纂中國古代地名大辭典，擬先編兩種索引：一爲中國古代地名索引，備收先秦經子史籍以及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水經注等書，將本文所有地名，不厭其所見次數之多，據一定版本，均一一詳注其出處。二爲中國古代地名考證索引，即指本索引而言。惟茲事體大，以一人之力，短時期不易完成。但爲研治古地理諸同志參考之便，本索引撰成時，自不妨先行出版。

二、本索引收錄範圍可分兩類：一爲考證古籍地理之專書，如尚書地理今釋，詩地理徵，春秋地理考實，國語釋地，國策地名考，四書地理考之類是也。其各書注疏如尚書今古文注疏，詩毛氏傳疏，春秋左傳詁，論語正義，孟子正義等，雖皆於古地理考證甚詳，然可據中國古代地名索引，由本文以求之，本索引概不收錄。二爲歷代文集札記及現代雜誌報章中關於古地理考證之論文。惟蒐集此種材料，工作亦甚浩繁，將來遇不得已時，得暫本已出版之各

種索引，如：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文史札記子目索引，中國地學論文索引，國學論文索引，期刊索引，日報索引，東洋史文獻類目……等錄出之。

二、本索引斷自先秦，惟漢書地理志等書與先秦地理有密切之關係，故亦錄之。

四、本索引所收各書，如有兩種以上之版本，則選其較善而普通者。

五、本索引仿商務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之例，按筆畫排列，末附四角號碼索引。

六、地名之下，備列考證之書名及論文明。書名之下，列卷數葉數及前後面。論文之下，列雜誌名及卷期。

七、各考證書籍，有於地名之下，注一「闕」字而不加考證者，本索引概不收錄。惟有雖注「疑」而仍加解說者，本索引亦收錄之。又有同一地名，前後互見，於前者附有考證，於後者注曰「說見前」者，則只錄其前者。

八、各考證書籍有不類地名，亦加考證。又如論文中之偏於概論通論性質者，本索引斟酌情形，間或採錄，即用其原句為名。

九、一地而有數名者，本索引各仍其原名，分別收錄，而於各名之下注其異名。其有同名而異地者，則不加分辨。

以上僅舉榮榮大者數端，其詳細凡例，待全書脫稿校畢後再定。

中國古代地名考證索引已編擬編書目

尙書地理今釋一卷 蔣廷錫

禹貢錐指二十卷 胡渭

禹貢本義一卷 楊守敬

禹貢地名集說二卷 洪符孫

禹貢今地釋 江成儒

禹貢地理古註考一卷 孫馮翼

九州釋名一卷 鮑鼎

詩地理考六卷 王應麟

詩地理徵七卷 朱右曾

毛詩釋地六卷 桂文燦

詩地理續考一卷 潘季李

詩地理考略二卷 尹繼美

春秋土地名一卷 京相璠

春秋地名一卷 杜預

春秋左傳地名考一卷 楊慎

春秋地理考略十四卷 高士奇

春秋地名辨異三卷 程廷祚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 江永

春秋左傳地名補注十二卷 沈欽韓

左傳釋地三卷 范士齡

春秋楚地答問一卷 易本娘

春秋國都爵姓考 陳鵬

春秋國都爵姓續考 曾釗

春秋釋地韻編五卷 徐壽基

春秋地理證今 毛應觀

春秋異地同名考一卷 丁壽徵

春秋國名考釋二卷 鮑鼎

國語釋地三卷 譚灃

國策地名考二十卷 程恩澤

七國地理考

戰國策釋地二卷 張琦

四書釋地一卷 閻若璩

續一卷 全

又續補一卷 全

三續補一卷 全

四書釋地補一卷 樊廷枚

續補一卷 全

又續補一卷 全

三續補一卷 全

四書釋地辨證二卷 宋翔鳳

四書地理考 王塗

爾雅釋地四篇注 錢坫

山海經地理今釋六卷 吳承志

穆天子傳地理考證六卷 丁謙

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 顧實

羣經釋地六卷 呂調陽

古史釋地 全

諸子釋地 全

漢書地理志補注一百三卷 吳卓信

漢書地理志詳釋 呂調陽

漢志釋地 汪士鐸

漢書釋地略 同上

計共五十一種

食貨半月刊

第四卷 第九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出版目錄

【理論與比較】

氏族制以前的社會生產諸力……波里克夫斯基著 李秉衡譯

工業發達史(六)……格拉斯著 連士升譯

唐代處理商客及蕃客遺產的法令……陶希聖

清初滿漢社會經濟衝突之一斑(三)……馬奉琛

編輯的話……陶希聖

【理論與方法】

再論商業資本主義及其他……丁道謙

中國封建構成的發展之合則性問題……波里耶可夫著 傅衣凌譯

中國古代社會果有羣婚制嗎……陳偉旋

明代軍屯之崩潰……清水泰次著 方紀生譯

編輯的話……陶希聖

零售每册一角全年廿四期二元郵費在內

發行者上海愛而近路二六二號新生命書局

本會會員濰縣丁稼民先生，採集地方文獻，已有數載，近中復刊行濰縣文獻叢刊第三輯及習齋叢刊第一輯，託由本會寄售。文獻叢刊共輯三種：曰白浪河上集，濰縣竹枝詞，安福寺碑考；習齋叢刊亦輯有三種：曰經之文鈔，繡山文鈔，北史論略；均屬未刊之稿本。凡欲購閱者，函索本會即可。

價目列下

濰縣文獻叢刊第一輯 一册 四角

習齋叢刊第一輯 一册 五角

本期後套水利調查專號外印套色後套區域總圖一幅定價國幣二角凡屬本會會員及長期定戶一律隨同專號奉贈其非長年定閱者不在此例特此通告

邊疆叢書刊印緣起

求民族之自立而不先固其邊防非上策也吾國幅員遼闊人口蕃庶邊地與中土之語言習俗往往絕殊徒以道里山川之為遠梗塞而隔閡遂益增甚自道光壬寅以來內患叢起早已籌邊不遑外人乃乘茲瑕隙肆厥謀國土斷喪實堪痛心自昔已然於今為烈若長此含垢忍辱不思振拔則兇猷一發恐將無以自存自存之道維何曰在使居中土者洞悉邊情以謀實地考查溝通其文化融洽其輿情庶隱患漸除邊圉以固矣欲究邊情必考典籍淺識者或因先儒著述之不易蒐訪遺蹟講求邊事舍外人之書幾無可讀不知彼亦取材吾國即或出自近今之實地探掘亦大都各有作用倘吾人取為藍本即不免蒙蔽之虞吾國在昔殫心邊事者曾不乏人若大吏之獲譴遠戍者又類為明達之士其于因革興復之閒能審厥利弊故筆之于書皆成鑿鑿史實願以軒之採不力致使鴻編鉅製委棄于山崖屋壁而寢失其傳後此遂無從以窺其奧茲可慨已天居今日而言邊事實地調查固其首要而攷究歷史以明嬗變亦屬當務之急此邊疆叢書之所以必有也用是亟求先儒遺著彙而刊之俾講邊政者資借鏡焉

凡例

- 一本編擬以未經付梓之稿刊為甲集已刊而傳本絕少者為乙集已入他種叢書者為丙集
- 一本編所收以前人所著關於邊事者為合如專著志略筆記等類俱可不斷朝代不限方域但其人存者其書不錄
- 一本編付刊以收得先後為次每十種為一集
- 一本編倉卒校刊譌奪難免大雅宏達幸加指正
- 禹貢學會邊疆叢書刊行簡章
- 一本會為促進禹貢學會編纂事業起見設禹貢學會邊疆叢書刊行會
- 二本會為使國民關心邊事注意史蹟爰集材料彙為一編以便研究名曰禹貢學會邊疆叢書
- 三本會會員每人須捐納刊印費一股每股國幣二十元多捐者聽
- 四本會會員于叢書每種出版時每股得享受贈送五部之權利
- 五本會選印事宜推會員兩人任之
- 六本會會員皆有供給材料及督促選印之義務
- 七叢書選印凡例另訂之
- 八叢書刊行卷册視募款多寡酌定之
- 九本會刊印費交由禹貢學會會計股另立帳册登記核算之
- 十本簡章有未盡善處得隨時修正之

禹貢學會邊疆叢書出版甲集之一

定價國幣六角

借江安傅藏舊鈔本印

清陳克繩著

西域遺聞

通訊一束

一一六

起潛先生座右：前奉大示，承詢苗寨著述一節，自去歲從政入黔以來，因職責關係，對於苗民即甚注意，除向各方搜集材料外，復派員深入苗寨調查，攝製照片，並將所搜獲之資料編述為貴州苗民問題一書，刻已脫稿，在謄寫中，計有十六章，都二十餘萬言，插圖百餘幀，已由商務特約出版，屆期當贈請指正。惟此項問題關係貴州之開發及整個民族之鞏固，非海內賢達萃策羣力難收實效。既承垂詢，特將「編述貴州苗民問題之動機及其經過」一文寄奉察閱，冀供海內賢達研討，尚希錫之指正為荷！順頌撰安。附拙稿一件。弟曹經沅敬啟。九月七日。

起潛先生座右：大示奉悉。前寄拙著貴州苗民問題導言，計邀察及。貴刊年來益見充實，為海內研究古史者所共佩。編印西南專號，尤所贊同。但鄙意此項材料應力求實際，不宜為外人調查著作所惑，以達其分化我整個民族之目的。蓋西南省份不同稱謂之同胞，田人調查謂近於蒙古種，法人調查謂近於安南東京人種，英人則謂為西藏種。更奇者，貴州苗民有花衣裝束，竟有外人在苗寨宣傳其來源為高加索者。年來率屬深入苗寨研究之結果，所謂不同稱謂之苗民，確係古代來自內地，絕無漢苗界限可分。茲乘貴刊西南專號行將問世之便，略陳所見，以供諸君之參考，務乞加意注及，予以糾正。此項專刊，尚希早為賜寄，俾快先睹。順頌撰安。弟曹經沅敬啟。九月十八日。

一一七

顏剛先生：

在重慶呈上一信，諒已收到。澤於三十日由重慶搭成渝公路之汽車赴成都。成渝公路早已通車，前以民營商業車為多；至今年起由四川省公路局接管，為川黔路的一段，稱為「渝內段」。以前民營車業時，駛車時間不一定，有快的當天即到，慢的要數天以上，開車時間也不一定，沿途等客頗為麻煩；現在規定二日到達，自某一站至另一站有一定行駛時間，每車共坐十八人，早上五時半先到車站取號牌，上有每幾次車第幾號字樣，取了牌子後，即依號買票，依號入座，可免擁擠。但是取牌子的時候，秩序非常不好，氣力小一點，大概很難取到手；若是女人不請別人幫忙，恐怕難以搭車。

成渝公路約千里左右，經過內江，資中，簡陽等地，都是用富庶之區。公路由重慶至內江一段，比較路基堅固點，但其顛簸。出通遠門不遠即到老鷹岩，汽車像螺螄般的爬上山去；至山頂，高約七百尺，只見嘉陵江蜿蜒於下，回觀來路，才覺剽健的可怕！第一日至梓潼，內江，本來用木船載汽車過江，我們這次因水漲流急，乃將人渡過對岸，另由成都開車來載，駛至內江縣止宿。內江為川省產糖富庶之區，沿途負糖者甚多。據云實業部將在此延一造糖廠，預計可供長江一帶之用；但此只是預計，目今台灣香港來糖極多，內江糖戶均受影響。

內江前為劉文輝氏駐地，所以狠有幾條馬路；路甚清潔，兩旁有樹，街道熱鬧，夜間行人滿街，喝茶玩耍。三十一日車由內江西開，馬

路甚壞。離成都五十里過龍泉澤，上山十五里，下山十五里，車行頗危險。

成都位在一大平原中，俗呼西壩，長約千餘里，寬約二三百里，包含數縣。車行時好像駛於江南平原一般，只見兩邊稻田已熟，森林滿目，溝渠溪河貫串其間。白巫峽入川，僅見大山高岩，激湍深澗；至此忽見江南景色，心中異常愉快。成都爲四川省會，機關林立；最近因中央關係，外省人來向很多，所以非常繁盛。本來成都生活程度很低，現在亦因上述的原因，再因各處匪患，來省躲避者不少，以致生活提高，與重慶不相上下。成都街道建築方式很像北平，直而且長，東西南北都可相對；兩旁房屋甚低，內部寬大，也像北平房子。所不同者，沒有牌坊，沒有各種偉大建築，也沒有北方的風沙。每街兩旁均有樹木，且甚清潔，比北平更好散步。

成都人民生活，較川中其他各縣均爲富足；因交通不便，本城一般手工業能供附近十餘縣及邊省各地之需要。民元以來，雖兵匪交乘，仍能自足；不過一般人民閒散生活已成習慣，每日吃茶聽書（四川亦有說書的），很像蘇州人的生活。譯在成都住一星期，先訪西康建省委員會任乃強先生，任先生謂不久西康建省委員會將移至康定，於是乃決定與建委會一同赴康定。康定可謂土司之中心，新興的變相土司及老舊的土司均有。譯約在西康住居一月，蓋以交通不便，來往亦須一月左右；若再至松，理，茂，或雷，馬，屏一行，則復學時期已屆，雲貴之行或不得不作罷。西來後方知此地旅行之艱難，以前計劃之區域實非半年所能

完畢。

九月六日晨離成都，與西康建省委員會同行，由成雅公路赴雅州。此段公路較之成渝段更不好，成都至雅安不過三百餘里，亦須兩日，在新津過河凡三次，手續麻煩恐爲全國公路之冠。此一段路仍屬平原，雖有金鷄關（高七百餘公尺），但只有此一嶺。譯在新津縣乘車，乘一公路局車赴雅州。此爲一貨車，司機者想得外水，帶了三五人，譯亦其中之一。沿途顛簸，不堪言狀，七日下午五時始到雅州。雅爲川南重地，亦有一條大馬路，現二十四軍劉文輝駐此，頗見熱鬧。城外即爲岷江上流，支河甚多，水很急，川康公路想造一鐵橋，但此項工程實非數年內所能完事。

在雅州作數日勾留，即借西康建省委員會西行。由成都至雅州及康定沿途皆有匪患，若個人前往，危險殊大，所以只得等待他們一路去，以後當再續報。專此，頌頌撰安。

生余貽澤叩上。九月八日

一一八

頌剛吾師：

昨讀本卷第二期禹貢通訊欄中童書業先生致吾師爲答復李晉華先生一函，覺其見解過人，至佩。然其「局部討論」的態度，生實不敢恭維。我們討論問題不論如何須緊握住牠的中心，如果把這點放鬆，則恐討論越起勁，詞意離題會越來得遠。緣我們從前所討論者是：（一）三佛齊是否等蘇門答刺，龍牙門是否等新加坡？（二）鄭和下西洋的使命

是爲蹤跡惠帝，抑爲國際貿易？這是問題的中心，任何人要來討論，至少應把牠們的任何一個做整個之探討，如斤斤於某一問題的「孤證」之討論，就算得到正確的結論，依然無補於問題之解決。如此耗費時間，不亦冤乎？

童先生認李先生「鄭和七使西洋，多齎金幣賜諸番，……既以金銀綺帛賜諸番，但不聞鄭和曾取諸番重貨捆載而歸，代價安在？」這一段話爲錯誤，不無幾分理由。然其所舉之反證大都未能成立。蓋中南民間貿易，自李唐以來即稱極盛，瀛涯勝覽滿刺加條所謂：「……如中國之船將回，皆於此處點整番貨，裝載停當……」，按其語氣觀之，其船係指商辦者而言，非指朝廷所派遣之「寶船」而言也。又其所裝載之貨，如果是「寶船」的話，則未必以貿易的手續得之。西洋朝貢典錄滿刺加條云：

其與滿刺加接壤，有九洲之山，其中多沉香，黃熟香。永樂之歲，鄭和採香於此。

明史竊宦官列傳云：

鄭和帥舟師三萬餘人，齎敕諭，金帛，浮海而西行，賚西洋諸番，凡至三十餘國，威宣海外；……所至國王納款朝貢，採取未名之寶，以巨萬計。

由此可知「寶船」如有裝載，非「採集品」，即「朝貢品」也。瀛涯勝覽自序云：

永樂癸巳，太宗皇帝敕正使太監鄭和等領「寶船」，往西洋諸

番，開讀賞賜，予以通譯番書，亦備使末。

明史宦官傳鄭和條云：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

明史竊宦官列傳云：

文皇時當「靖難」初，內官將兵者數人，……是時建文君或言出走外夷，上欲蹤跡之，乃遣太監鄭和帥舟師浮海而西行。

西洋朝貢典錄序云：

太宗皇帝入繼丕緒，將長馭遠駕，通道於乖蠻草夷。

童先生答復李先生之原意，無疑的是想証實鄭和下西洋之使命是爲國際貿易。詎料所引各條反証的原書中，莫不說明和之使命如上所述。討論史料的範圍，若止於此，則問題可算解決過半矣。李先生七月南歸，未悉已否返京，茲聊實所見，如有缺點，容李先生補充。

此請著安。童書業先生全此。

學生許道齡謹上。九月廿八日。

一一九

頤剛先生：

頃讀禹貢六卷二期，見葉國慶先生「治不在今福州市辨」。鄙意尙有不同者，茲申述之如左，乞加教正也。

(一)治縣乃漢時所置，山海經所稱之閩本非指治縣而言，其範圍當然不同，故閩自可包括浙江，而治縣可不在浙江。

(二)省併縣道乃光武時一大事實，故治縣在後漢雖不聞有叛變割

據之事，亦可省去而祇留候官。至候官所屬郡名各代不同，乃因析置而改隸，非定須移治也。

(三) 泉山與治之關係，治（無諸都城）與治縣之關係，今皆無相當史料可以斷定。泉山所在今亦無由知之。葉先生所舉泉山所在之五說，永寧及泉州當然謬誤，不成問題；衡縣及浦城兩地皆不能通海船，亦與朱買臣傳「發兵浮海，直指泉山」之語相乖迕。故藉泉山而論治所在，殊無確證可以利用也。

(四) 閩粵在東甌之南，由東甌內徙事可以證明。東甌在永寧，章安在永寧以北不在其南，是謂章安為治（閩粵都），情理未為通也。至東治在福州當無可疑，若謂治在章安，則東治何以遠在章安西南之福州乎？故司馬郡國志未為無誤。至太康記「章安本鄞縣南之回浦鄉」，蓋謂光武併省縣道，以回浦入鄞，至章帝始復置縣，名曰章安，理自可通，原無疑竇也。

葉先生此次論辨中，言及泉山一段殊覺可取，蓋閩粵都城之治，今尚不能實指其地；拙著所論，特西漢之治縣而已。若能更求確證，或可藉此而得更進一步也。至司馬彪之言出自不經意中，自不必為之曲諱。未審以為如何？乞由禹貢轉達葉先生為叩。

專此，順頌道安。

學生勞幹謹上。九月二十日。

一一一〇

泉澄先生惠鑑：頃讀本會禹貢六卷二期，載大著「本會最近得到之清季檔案」，內第一項七目驛站檔，——各省驛站交通道路云云，無任欣

佩。貽不揣謏陋，以郵政人員研求我國郵驛制度，十餘年來所得資料正在整理，擬寫成「中國郵驛交通史」，間將所懷由交通雜誌發表，以期就正當世。自信以本行人道本行事，老農老圃，舛誤可希較少。奈郵驛史料極感缺乏。茲既會中得有此檔，頗思得當一讀為快。惟不識先生所得關於此檔數量及內容如何？可否賜示其簡明目錄，以便與貽所已搜得之資料相參較，得暇再設法抄補。如其會中整理需人，則貽亦極願盡其庸愚，追隨努力，以求盡會員一分子之義務也。草草上陳，諸祈鑒諒。附呈拙草近稿二種，敬乞賜教，不勝欣幸。此，敬請著安。

樓祖貽敬啟。九月二十一日。

一一一一

頤剛先生：頃閱先生編輯之禹貢半月刊五卷十期內所載吳文藻先生著廣西象縣東南鄉花藍橋社會組織導言一文，因知有花藍橋社會組織研究專刊之刊行，急欲一讀為快。以召去年亦曾到大藤橋山旅行過，對於僑人之社會組織極感興趣也。但苦不知該刊之出版地，用特冒昧函請先生順便查覆。想先生係學者，定必樂助好學者。謹此，敬請著安。

方召敬上。九月十八日。

頤剛按：花藍橋社會組織一書係玉回惠女士遺著，其夫費孝通先生為整理者；書成之後，由廣西省政府交商務印書館印刷。邇來軍事擾攘，發行之事或以是停滯，而費先生又去國，竟無從索取奉寄，特此誌歉。